

新大陸

詩雙月刊二零二零年六月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 2020

178



作者：林煥彰、銀髮、陽光、向明、謝勳、嶺南人、冬夢、陳葆珍、彭國全、宋遯、遠方、于中、古松、長篙、李國七、輕鳴、蘇拉、達文、水央、童童、鄭建青、王德席、苦海、夏子、黃勝源、力虹、逸雲、圖雅、阿薇、陳銘華、張玉泉、任敬偉、異格：南京7人、麒麟詩刊詩選、楊于軍、岩子、劉耀中

秀陶紀念特輯：秋原、陳銘華、向明、劉荒田、陳文發、張錯、張堃、非馬、方壯靈、陳聯松



目錄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秀陶紀念特輯

秋原、陳銘華	一首未完成的詩	3
秀陶手稿、照片		5
向明	秀陶走了	6
劉荒田	自石中抽出眼淚	7
陳文發	六十年代的憤怒青年	9
張錯	百葉窗	12
張莖	幾度黑色幽默	12
非馬	人生計算機	13
方壯霆	殤日、晴天	13
陳聯松	念秀陶	14

詩創作

林煥彰	禪思，人間事、我在胡思	15
銀髮	千山鳥飛絕	15
陽光	懷念媽媽、高山仰止	15
向明	雨徑、呼吸之外	16
謝勳	聽聽，歷史走過的聲音	16
嶺南人	回望、四月，再見	16
冬夢	逆雨無風 三首	17
陳葆珍	悼海鷗	17
彭國全	悼念女作家海鷗	17
宋遯	略去	17
遠方	冬的輪迴	18
于中	春	18
古松	詩法同行	18
長篙	離開2	18
李國七	北方、寂寞窗口	19
輕鳴	筆走神遊	19
蘇拉	尾聲、界限	19
達文	關於文化 四首	20
水央	飛、夜游、有去無回	20
童童	雪人、唯願	20
鄭建青	居家小記、一行詩	21
王德席	向善之苦、生命的暗香	21
苦海	封面女郎 二首	21
夏子	容許我放牧此心至你的宇宙	22
黃勝源	天使般艷麗的劉艷麗	23
力虹	悲愴四章 第二章：土豆	24

散文詩專頁

逸雲	享受失眠、“人”造電腦	25
圖雅	陽光柔和了起來，風還在動	25
阿薇	安靜的雪	25
陳銘華	緣、荊軻新傳、快餐店	26
張玉泉	歷史的花朵、昨日的繁華	26
任敬偉	恍若隔世的小樣	26

異格：南京7人

路東	圓與數	27
馬永波	讚美	27
覃賢茂	黃昏之詩	28
代薇	後會無期 三首	29
徐紆	夢見白豎豚 二首	29
王宣淇	最好的日子、我、你	29
雷默	雞鳴寺、在地球上	30

麒麟詩刊詩選 30-31

譯詩

楊于軍	時間的織物／桑格塔·古普塔	32
岩子	嚴重時刻／萊納·里爾克	33

評介

劉耀中	匈牙利詩人奧第	34
-----	---------	----

詩訊 封底裡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感謝 王克難 \$180 支持

顧問：

非馬 (芝加哥)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水之湄)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夢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謝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灣)

余問耕 (越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吳懷楚 (丹佛)

陳聯松 (北加)

盧邁 (紐約)

嶺南人 (曼谷)

秀陶紀念輯

秀陶（1934.10-2020.04），本名鄭秀陶，湖北鄂城人。一九五〇年赴台灣，一九六〇年畢業於台大，曾旅居西貢，從一九七五年起定居於美國。秀陶是早期台灣詩壇的現代派大將，離台後詩作雖很少發表，但極受重視肯定。其實，他長年創作不斷，晚年作品絕大部份在《新大陸》發表。他的散文詩雋永精妙、平中見奇，閃耀著知性的光輝，蔚成一家。

著作：《死與美》、《一杯熱茶的工夫》、《會飛的手》；譯作：《不死的章魚——世界散文詩選粹》、《最好的里爾克》等。

一首未完成的詩

——和秀陶最後的談話

秋原、陳銘華 整理

秋原：你寫了〈橋〉，我也寫了〈橋〉。

秀陶：把你寫的給我看一看嘛！

秋原：這期就有。

銘華：等您錄好。

秀陶：我的〈橋〉登出來沒有？

銘華：登出來了！

秋原：有呀，就是這期，你的〈橋〉只有兩句（將詩讀了出來）。

秀陶：我跟你們講，我寫的是什麼東西？這一邊呢，這個老人晚餐是五點半開始，送餐盤呀，送到一間間房，有一些人聚在餐廳裡面吃的，還有一些人像我這樣坐在床上面吃的。那麼五點半開始，一般到六點多七點鐘就全部吃完了，不管是自己吃的人家喂的。這個吃完之後呢，每天有十幾個人就會被他們用輪椅推到前面進門的小會客室那個地方，坐在那邊。我們這邊男女的比例大概是男的一，女的四左右。

秋原：4比1。

銘華：女的比較長命。

秋原：對呀！

秀陶：我們這邊男的二十來個，女的七十多個嘛。那麼十幾個人裡面，男的大

概是兩個到五個，女的大概是六七個到十一二個不等就坐在外邊。我這裡面就要用詩來寫了。怎樣寫呢？就說，他們坐在那邊，看樣子好像是休息，也像是在等待，可是這些老人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就是吃一餐飯，是吃累了嗎？需要休息嗎？還是他在這邊到底是在等什麼？等船嗎？等車嗎？等醫生來看病嗎？都不是！他也不是休息，他也不是等待，他坐在那邊……我在他們身上去找，找他們最適合坐在那邊，一個名詞，或者是什麼東西？也不是休息，也不像等待，你看他們的臉一點……我們凡人等的時候，總是有一兩根神經是抽緊的，不是鬆的。他們沒有，一點都不緊，那麼從臉上神情看來，讓我發覺，他們坐在那邊不聊天的。為什麼不聊天？我才發覺聊天是很費精神的。不但費精神，而且對身體要求也很費勁，口腔一定要非常靈活，才能聊天。到了這麼老年，他連吞水吞藥都不能吞的時候，就不能聊天，他也沒有動作。那麼你說這些老人，他只是人的標本嗎？就想到標本，不是，他們比標本多了一份活生生的、是標本絕對沒有的，他還有那種……那麼說他們到底像什麼呢？我這個時候就更深一層去想，我想到他們像什麼，他們像盆景！

銘華：啊，還在生長。

秀陶：盆景是活的，而且還有很滿的葉綠素那些東西，他們的皮膚還有血紅，但是……他們身上有了盆景的扭曲，你想到老年人的手指頭都是扭扭曲曲的。他們的生長也像盆景一樣被壓縮了，五年十年你都看不出一點點變化，就是盆景！沒有了，我就是這樣寫。

銘華：這種東西肯定要有那種細微的觀察才能寫，我們寫不出。也沒有想到這種，對不對？沒有這題材。

秋原：對！我以前寫媽媽那個老人院嘛，她那個情形也是這樣的。她每天跟你不一樣的也就是也推到外面去，但很多就是推到走廊的，也是動也不動呀。我就想她們好像畫廊裡面那些雕像，因為兩排嘛，就好像展覽廳一樣的……不過你這個盆景更厲害！

銘華：還是有生命的。

秋原：又被扭曲，又被壓縮。

秀陶：這兩個意象呀，一個標本、一個盆景，我想了一個禮拜呀，光是追溯他們像什麼？說標本啊，我看過在三藩市附近的一個私人的，等於是工作室，這個人是做什麼的呢？是填標本的專家。在他的工作室裡邊，的確是有很多動物，你比如說，填個老虎，真的那個姿態呀很像隻猛虎。我記得他那個時候，我感覺到它填得最好的是一隻小的穿山甲，他填起來……

秋原：也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要恰到好處。

秀陶：可是標本它到底還是標本，是沒有生命的。盆景這兩個意象我想了很久

秋原：現在是想文字的部份……

秀陶：是，文字的部份。

銘華：那你題目就叫〈盆景〉吧？哈哈

秀陶：不能叫〈盆景〉。

秋原：一叫盆景，下面就沒有那種懸疑的出人意外的效果了。

秀陶：我又想到一個什麼東西呢，想到一個比較文雅點叫〈無所等待〉的……

秋原：不用這樣文雅了。哈哈！

秀陶：我不能把這個標本、盆景呀一下子全丟出來嘛！

秋原：我一開始就覺得他們在那邊幹嗎？從那個方向說，那裡坐了一大堆人，坐的時候在幹嗎？也不是等待……

秀陶：我寫過一首那個〈老婦〉吧，那個就不夠這個更深刻一點。

秋原：我比較深刻的是那個〈魯鈍〉。哈哈！那個是活生生的，一死一活的對照很強烈！

銘華：題目就叫〈等待〉或什麼比較抽象點的都可以，裡面敘述則具象……

秋原：慢慢想。

秀陶：慢慢想，真的要慢慢想。

秋原：不急。英文裡有一個詞，你可能會想到，用那個詞來表達，就是 the status of being，就是那種存在的狀態是怎樣，它也不是等，也不是別的什麼，

它就是 the status of being。

銘華：那就叫存在的狀態嘛！

秋原：存在主義？

秀陶：不，不，有一點我要講，你們就知道了。英文跟中文之隔呀，是兩個方面不同的隔開，沒辦法串連的，沒辦法通的一個字，是什麼？知道嗎？就是英文裡面的 verb to be。中文無法翻嘛，你翻成存在，no；翻成是，不是。這個我小時候花了很多功夫在想，鑽來鑽去鑽了很久鑽不出來。

秋原：這已經變成哲學的一種範疇。

秀陶：很難搞。

秋原：對，英文這個 be 真的是很難。to be or not to be，你怎麼翻？怎麼翻都不對。哈哈……

秀陶：中文有很多東西他們也沒辦法翻呀。

秋原：中文不是像那個“愁”字嗎？憂愁的愁。

（一位漂亮的護士進來，我們和她說笑了幾句）

秀陶：中文你說那個愁，是很難翻。中文有一個字，我下過功夫，沒辦法。就是老和尚常常講的那個“緣”呀，人要靠緣，人的緣份。

秋原：英文現在弄了一個叫“karma”，差不多，可是……“karma”比較靠近佛教那邊。因為這個“緣”在中文裡面已經變成一種文化的東西了，它當然也是宗教，但已經是一種文化……像我跟你有沒有緣那種。

銘華：這個“緣”，跟那個“劫”……翻這個很難，搞到哲學層面上去了。

秋原：我們不懂印度文（梵文），但以中文能翻成這樣，真是太厲害了。

銘華：法顯、玄奘這些和尚太厲害了。他們是有了哲學的境界才能翻。

秀陶：有一個什麼東西，叫什麼經的，全部照印度的音來翻，那個叫什麼？

秋原：哦，那個是〈大悲咒〉，（唸唸有詞……）

秀陶：那個最……

秋原：那些全是菩薩的名字。

秀陶：不光是名字吧，裡面還有別的東西嘛。

秋原：那是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的咒語。不過，佛教有很多咒語全部是印度文的，他主要就是要你不要去思考，因為所有的思考都是妄想嘛，以佛教來說，你起心動念都是妄想，所以它要打斷你這個，就要找一個來代替，所以什麼念頭呀、咒語呀、誦經呀……你就把你的心放在那邊。

秀陶：我講講一個好玩的東西，我在想那個老年人這首詩的時候，除了那個標本跟盆景之外，我還想了很多東西。被我放棄的就表示不是很好的，不過它有一點點關連的意義在裡面。什麼東西呢？因為老年人吃的那個餐盤，餐盤是伙房分配給他的……

銘華：說起這個，你們這裡可以挑不同的餐？

秀陶：你可以 order。

秋原：可是來來去去都是那幾樣。

銘華：我媽媽那邊她說整天都是雞，我們帶她出去吃，她都不要再吃雞了。

秋原：雞比較便宜嘛。

秀陶：我們這邊的食物，我最討厭的是什麼呢？用的罐頭食物太多。你看到一個餐盤……吃過的跟沒有吃過的，幾幾乎沒有一點點分別，沒吃過的放到這邊，等那個老人家去吃。吃過的是他已經推開來的，他不要吃了。有的時候呀，兩個餐盤的內容跟份量一點沒有分別。

秋原：哈哈！厲害！

銘華：他們就是作業化了。

秀陶：我想到這個問題跟我整個的主題，到現在我還沒有辦法想出來。

秋原：剛剛說的那個 title？

秀陶：title。

銘華：你可以寫一個系列的，分幾個來寫。一下子可能寫不完。

秀陶：很可能，因為我住這裡已三個年頭了，2017年年底進來的，現在2020年，實際兩年多一點。

銘華：我媽媽進老人院快五年了。

秀陶：你媽媽沒什麼病嘛？

銘華：沒有，就是摔斷了盤骨，換了人造的之後，年紀大難恢復，現在不能走路。腦筋還蠻清楚的。有時候我們會帶她出去吃東西，推著輪椅。

秀陶：九十幾了吧？

銘華：九十四了。

秋原：厲害，所以女人還是……

銘華：女人比較長命。

秋原：你要吃 pate chaud 嗎？

秀陶：好啊！

秋原：法國的味道。

銘華：法國女人的味道。

後記

詩人秀陶數年前因頸椎手術後，行動和自理能力不幸出現衰退和障礙，於2017年底住進了養老院。他的手腳不能活動，連轉身也辦不到，只有幾根指頭稍為簡單的按筆記本電腦和手機。秀陶的身體雖然動不了，可是頭腦非常清晰，語言能力也很好。在他住進養老院到辭世前的兩年多期間，我們大概一個月探望他一次，有時候給他帶了一些糕餅、點心。這期間我們也遇到探望秀陶的其他詩人朋友像方壯靈、張堃和陳聯松等，也有一些和秀陶通電話的朋友……。

秀陶雖然困居養老院，他的創作力與想像力似乎更充沛有力，詩情橫溢。尤其是他的觀察力既細且深。在秀陶身上我們不僅見證了什麼是用生命寫詩，我們更見證了詩人如何既嚴肅又熱情地以詩來對抗（如果不說是報復）殘酷的命運。秀陶身體的功能雖然有障礙，可是我們從來沒有聽到他對生命有任何的怨懟與沮喪的言表。他看起來依然豁達開放，創作不斷，也許人生的苦痛都在他的詩中昇華了。我們相信，直到他生命的盡頭，秀陶仍然沒有和詩分手。

我們每次去看秀陶，話題都離不開詩。他更一如既往的辯才無礙，侃侃而談。銘華則透過手機和電腦，用視頻錄下秀陶讀詩的腹稿，回家後做文字的整理，然後再把文字讓秀陶校正或修改，整理後在《新大陸》詩刊上刊出。有一點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秀陶雖然寫詩譯詩大半輩子，可是對文字書寫依然非常嚴謹講究，斟字酌句，一絲不苟。

除了散文詩創作以外，秀陶也致力翻譯並出版了里爾克的詩。據我們所知，他光是參考里爾克的譯本，不下三十多家，其嚴肅的態度與毅力，可以說是力求臻於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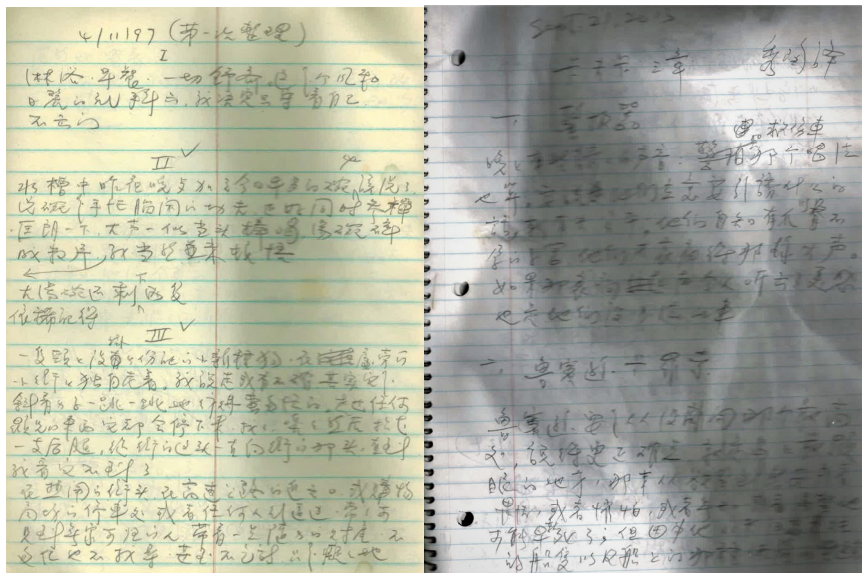
詩人是寂寞的，更何況像秀陶這樣一個在養老院的詩人，其孤獨與寂寞可想而知。然而，正如里爾克在《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中所說的：“我們最需要的卻只是：寂寞，廣大的內心的寂寞。走向內心，長期不遇一人——我們必須能夠做到這點。居於寂寞，像人們在兒童時那樣的寂寞……。”也許正是這樣，秀陶愈走進內心世界，對人生與詩創作愈有深刻的體驗。

秀陶的散文詩自成一家。題材豐富多樣，意象鮮明，筆觸生動，刻劃入微……充份發揮散文詩的特色。他的詩智趣兼備，情不抒而自抒，理不喻而自喻，有其獨到之處。尤其是數十年來，秀陶的詩風不斷創新，對資深的詩人來說更為難得。秀陶早期從台灣移居越南，上世紀七十年代間定居美國，可惜的是，他雖然從六十年代已經是台灣優秀的現代詩人，但因為人在海外，今天兩岸的詩壇並不熟悉。然而我們深信，秀陶作品的文學價值絕對不會受空間所限，反而必將與時俱增。

由於秀陶的身體每況愈下，我們每次探望了他走到養老院外面，內心總有一股難捨之情。不知道下次會面是怎樣的情景。每一次與秀陶見面都成為日後的回憶，也因為這樣，我們都份外珍惜每一次的相聚，份外的暢所欲言。

今年一月後，因疫情的關係，我們沒有探望秀陶。三月間知道他動了大腸切除手術，情況並不樂觀，四月一日傳來他辭世的噩耗。由於疫情的影響，家人不辦喪禮，依照他的遺願安排火化。秀陶最後孤獨地離開了這個世界。作為我們的好友，他留給我們很多美好的回憶。作為一個真正的詩人，他更留給我們彌足珍貴的作品，而且，他還留給我們一個更值得拓展，也必將大放異彩的散文詩的世界。

秋原 2020 年·五四紀念日·洛杉磯



秀陶手稿：歲月切片（左圖）

卡夫卡三章（右圖）



上圖左起：陳本銘、秋原、秀陶、陳銘華 1997-98 年間攝於王育梅家。

下圖左起：王育梅、洛夫夫人、銀髮、秀陶、洛夫、秋原、斯冰、陳銘華 2001 年攝於陳銘華家。



秀陶走了·佩服他對詩文的堅持和強悍

◎ 向明

2002年六月我曾寫過一首非常觸眉頭的詩〈大家都要走了〉，開頭三句我是這樣寫的：

還沒有開始送客
看樣子，大家都要走了
好像筵席已散，燈即將關

記得那年年底，世界筆會臺灣分會舉行年會，要求參與成員各誦一首詩或一句吉祥話作為餘興節目，我自以為是的朗誦了這首詩，誰知我還沒將整整才十五行的詩唸完，底下即有人說“搞什麼嗎？快過年了，大家都要歡歡喜喜團圓，走什麼？”果然唸完之後，大家一片嘩然，信佛的趕快念起“阿彌陀佛”；信耶穌基督的說“哈利路呀”，都在唸咒驅除霉氣。我真是羞愧得想躲起來。後來這首詩不知怎麼傳到了大陸，正值好幾位大陸詩人莫名其妙的自殺，有熟識的人便將這不斷的慘劇歸因於我那首詩。“你不是說大家都要走了嗎？”當時我好恨怎麼老來成了這張烏鴉嘴！

今年上個月，四月三日那天當我突然聽到遠在美國加州的老友散文詩專家秀陶的噩耗以後，也曾埋怨英國詩人艾略特那張烏鴉嘴，在他長詩〈荒原卜一起始便說“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現在不也在應驗？四月一開月便殘忍的帶走了好幾位優秀中國詩人，秀陶便是其中的一位。

秀陶是1954年紀弦先生創立的現代派一百餘位社員中的一位，初時他尚是開南商工的一名高中生。後來畢業於台大商學院。現代派青年詩人個個豪氣干雲，不可一世，秀陶在當時並不十分出眾，只是與幾個尖子人物商禽等人要好。直到六十年代他突然消失，到了越戰打得正酣的中南半島越南，居然與藍星詩社的大將吳望堯在越南首府西貢合作開起化工廠來，剛開始作肥皂等產品賣得火紅，但兩個槓子頭終因意見不合而拆夥。復又因越戰失利，美國撤兵，他們這些外僑也跟著逃離，吳望堯回到台灣，秀陶則和好多越南詩人一樣，輾轉流浪到了美國加州，從此在加州落地生根娶妻生子。只有寫詩這個老行當仍然不離不棄，因為他和與他同樣鍾情於散文詩，並獨自創辦《新大陸》詩刊的越華詩人陳銘華碰了面，而且非常要好。除了支持這份難得在海外生根發芽的華文詩

刊外，仍不時有作品在台灣各詩刊發表。

但從那時開始，秀陶始終堅持只寫他一直鍾愛的散文詩。這在大部份寫詩的人都認為散文詩不是詩，甚至連散文都不是的偏見下，要有這種面對千夫所指的勇氣，實在是非常難得。主要是秀陶對散文詩這種文體的認知，和稱之為“散文詩”的定義不如一般人認知的那麼複雜，且不會有那麼多欲稱之為詩這一文類的大道理。他的定義非常簡單，即是“以散文體寫就的詩篇便是散文詩”。既非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亦非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更非周作人的〈三味書屋〉等等那樣美的抒情的散文。即是他認為詩的外在形式並不重要，有無詩的本質才是重點。2000年十月，秀陶親自寄贈我一本他全部自己親手選紙、裝訂、印刷的手工書，連書名“死與美”和“秀陶著”這兩組封面和書脊上唯一的裝飾都是他用特殊的紙類製作膠著上去。這本手工書內有他1985年以後所寫的全部散文詩作，他說在這以前的全部所有作品，他從未剪存，不顧而棄之。這本書最奇特的是詩集後面附錄他自撰的〈簡論散文詩〉，厚達七十七頁。對散文詩的來龍去脈，巨細無遺的中外旁徵側引，道盡了你不得不佩服的他對厚積散文詩廣泛知識的認真。他在文前並引了Henry Green在〈Pack my Bag〉一段話，最後那句是“應自石中抽出眼淚”，可見他對以散文組織成詩之重視。

有人看過他這麼厚重的散文詩集以後，佩服得五體投地。但是有位簡顧先生在秀陶的《會飛的手》詩集出版時曾留言說：“天色更亮，一無簾幕，想著秀陶的詩論寫得比其詩好。但這並非是說他的詩不好，只是他的詩論更甚。在二十世紀後半以降，島嶼的現代詩便受分行和抒情所籠罩，都受到指摘，都藏有病灶。”簡先生對秀陶詩的看法見仁見智我無特別意見，倒是他說秀陶的詩論寫得好我是完全同意。且我認為他的追求真實，遇有疑問即挖根究底，絕不鄉愿姑息的認真精神，特別使我打心底敬佩。我可以從他於1997年6月在台灣詩學季刊第19期上“詩戰場”中的一些〈讀詩隨筆〉的文章道出其原委。

台灣現代詩在早期自六十年代開始，由於書禁及對外閉塞，所以詩學知識的饑渴極為嚴重，只要是來自西方的詩集、詩論，那怕只有一兩句看來新鮮或從未聽聞過的詩句或理論，便奉為經典的將之引用或宣揚，在詩的出版物或學術場合上出現。

以炫耀其詩的學識多麼先進淵博。其中有德國詩人里爾克在他〈時間之書〉一詩中有這樣兩行極為大家所喜愛：

時間！我如何俯身向你
以金屬錘擊的聲音

這兩句里爾克的詩，在台灣風行流傳了三十多年從來也沒有人置疑過它的翻譯是否正確無誤，或用詞不當，一直在被寵愛著。但是具有好奇且遇疑惑即會刨根追到底的秀陶，卻沒有放過這一因當時普遍外文程度欠缺，而不識其有的錯誤，而突然在1997年台灣詩學十八期的“詩戰場”專欄發難，題名〈時間呵，牛毛呵！〉指出這句中的首句“時間！我如何俯身向你”是譯錯了的，應該譯成“時辰俯身向我”才對。因為無論德文原文或英譯的版本都是“*How the hour bows down, it touches me*”，此處hour指的是時刻，鐘點或我國古代的時辰，是可數的一小時，兩小時。本來就應該譯成hour（時刻）俯身觸向（touch）我，卻變成“時間，我如何俯身向你”，等於將原主詞與受詞顛倒互換，完全扭曲原意。秀陶煞費苦心，找了德文原文和好幾多英譯及中譯的這首詩，而寫出這篇証正的文章。他說看到了這個翻譯的小錯，錯了幾十年，從不見有人發現，他乃很嚴肅的道出。然而他沒想到，這篇短文卻意外地引發了當時台灣詩壇大老羅門的不滿，說“我在五、六十年代即讀別人翻譯里爾克詩中即是這樣的詩句。”意思是這樣的譯出是詩眼的所在，早就大家認知的。還寫出文章辯駁，文中卻大量陳列自己的寫詩豐功偉績，和自己寫出的名句名篇等等，秀陶被羅門糾纏了好一陣子，他說遇到這樣的大老，他也不知該怎麼辦？

2014年4月30日，多年不見的秀陶，帶著不良於行的病軀，坐著輪椅從美國加州居處回來探親。他首先來電話要和當年玩在一起的老友見上一面，喝上一杯。他雖行動不便，但卻還精神十足，說話聲音洪亮。我當即告訴他，當年的五公，只剩毒公張拓蕪還很精神，而且享受含飴弄孫之樂，其餘的冷公辛鬱剛過世，溫公禽早走一年多了。他聽了之後半天難過得說不上話來，到底也算是亂世中過來的青年遊伴呵！那次我這“現代派”外所剩的化外人陪他在方明書屋中，找來也是坐輪椅的拓老和另外幾位男女後輩聊天喝茶，讓他和拓蕪暢談回味了當年一下午。算是他在世和台灣最後的一次見面吧！時間總是殘酷無情！

2020/5/6 台北

自石中抽出眼淚

◎劉荒田

——悼散文詩大家秀陶先生

一、

4月1日晚間，秀陶先生辭世（1934-2020）。他因嚴重的頸椎病住進療養院已三年，“活”著的只剩頸部。正當全美新冠疫情鋪天蓋地之際，得此噩耗益發悲痛。

和秀陶以詩結交近三十多年。一個春天，我和老妻去賭城拉斯維加斯旅遊，為期三天。我生性不愛賭博，此行純為觀光，除了帶上愛賭博的同胞恨之入骨的書數本以外，還有一個秘密的希冀——約秀陶去聊天。我天真地想，秀陶住在洛杉磯，離賭城不過四五個小時車程，以他昔年動不動馳驅千里的豪氣，得到消息就會趕來。我到了賭城，給他打電話，他在那頭並沒發出爽朗的笑聲，告訴我，行動不大方便，拄拐杖了。“怎麼回事？摔了？”“不是，老了就這樣，80了。”我呆住，貼耳朵的手機差點落在地上，不老的秀陶也到遲暮！那是2014年。

秀陶，多秀氣的名字，家長起的，他貪圖省事，省下姓氏鄭，拿來做筆名。體重100公斤以上的大個子，偏肥，但脂肪勻稱地分佈在四肢和脖頸。皮膚白皙，五官似佛。我那不會說普通話的兒子，與他交談過，因他的英語無外國口音，且對美式橄欖球賽事了如指掌，斷定他是白種人。

許多海外寫作者，漫長人生有一個“詩的年代”。上世紀90年代前期，我狂熱地寫現代詩，因此和洛杉磯幾位詩人成為好朋友。這群可愛的同路人，1990年創辦紙版《新大陸詩刊》，從印行到給散佈全球的投稿者寄樣刊，全部自掏腰包。中堅分子，除了越南難民、電腦工程師陳銘華、陳本銘，大陸移民達文、遠方，還有大哥級的秀陶。1995年夏天，舊金山灣區舉行華人詩朗誦會，主辦方為了壯大聲勢，從600多公里外把他們拉來。

朗誦會隆重而熱鬧，詩齡越半個世紀，年輕時備受張愛玲欣賞的紀弦老人，從前在台灣，和詩人痲弦，不但詩藝超

群，朗誦也被譽為無可替代的“雙弦”，這一次，檳榔樹般立在台上嘯吟，贏得滿堂彩。隨後，中青年詩人們魚貫上台。會後，洛杉磯的詩人來我家過夜，他們早就交代，不必準備房間和鋪蓋，只需啤酒和花生米、牛肉乾。客人們乘秀陶開的車。出發前我要交代行車路線。秀陶說，不必，我跟你。我看著遠處101高速公路上車燈的洪水，連連搖頭。他推我上車，說，“你開你的，你家門口見。”超過100公里的車程，車輛密密麻麻，尾隨根本辦不到。我自顧不暇。然而，兩輛車子差不多同時抵達。是夜，多霧的太平洋之濱，一幢小屋的客廳，燈亮到次晨，秀陶是主講者。

從此，和秀陶常常通電話。他總是劈頭一句：“寫詩沒有？”我說寫了，他就說好好。我如果回答說，沒詩思，只寫了點散文或隨筆，他就罵我肥水流了別人田。

二、

進一步，和秀陶成為至交。與喜歡的人交往，誰不想以最快速度從“朋友”升等為“肝膽生平”？美國著名傳媒人多爾曼採訪過許多政要、企業執行長、影視明星，他道出一個“讓對方馬上對你發出微笑”的秘訣：趨前握手，後退一步，直視對方的眼睛，激動地說：“怎麼搞的？您看起來比照片年輕那麼多！”他聲稱這樣做沒一次不成功。我倒以為，世間不存在這般簡單的套路。然而，真誠地喜歡一個人的作品，近於準確地道出作者的苦心、用心，是可能產生戲劇性效果的。

“竟有這樣寫的！”秀陶的作品，我初接觸即起驚嘆。從前，喂我乾渴的靈魂的散文詩，只是《早霞短笛》一類，浮淺，誇張，甜膩，回想起來依然惡心。秀陶作品卻是全新的，教我迷戀到這樣的地步：凡遇到喜歡這種體裁的朋友，必傾全力推薦，口號是：不讀秀陶，就不曉得當今的散文詩。秀陶有一密友，名叫商禽（1930-2010），是台灣公

認的“散文詩第一人”，他以超現實主義手法寫作的經典，如《長頸鹿》至今膾炙人口。論造詣，小商禽四歲的秀陶穩居第二；而秀陶憑掌握多種外語的優勢，取法歐美各國最出色的散文詩作品，試驗多種手法，並建構中西融合、體大思精的理論，論總體成就，猶有過之。

秀陶這樣寫最熟習的事物：“它們就在我的眼前。我這樣望著它們已經半個上午了。一只鎮在紙上，一只抓著鉛筆寫著。就像兩只洗得乾乾淨淨的癩蛤蟆一樣／／我永遠不能理解這是如何運作的，我想著大，它便寫大；我想人，他便寫人。它從不寫我不想的／／”“而我也彷彿對它們極具信心。我從未曾想過，也許有一天，它們也會開始思想；也許有天它們會組織起來，罷工或者叛變”——《手》。

他這樣作形而上的“透視”：“有一幅小學自然課的掛圖。說一個體重一百五十斤的人體，分析起來有兩桶水；夠作三枚中號釘子的鐵；兩盒火柴的磷；髹一方土牆的石灰；作成四塊肥皂的脂肪；以及一些其他七七八八的微量元素／／畫面的左邊是一個光身直立面容嚴肅的男子；右面則是水桶、鐵釘、肥皂等。（那幅掛圖令我震撼了好幾天，並且第一次認識了所謂嚴肅。）／／然而，那以後，每逢嚴肅的場合，面對著台上直立的有時是神父有時是什麼主席等等，我便一邊替他們除去衣衫，一邊估量他們。高矮胖瘦，或增或減一桶半桶水；添加或拿去幾根火柴；加大或者縮小肥皂的尺碼等等，至於那時他們嘴中正宣揚什麼樣的大道理我是渾然不覺的”——《掛圖》

他雋永的深情：“唯一教人忘懷的還是兒時點在正月半花燈裡的那只蠟燭，在被催逼得非上床不可而依依吹熄它時，它冒出一縷白白的細煙，聞起來至今都還沁人”——《蠟燭》

他舉重若輕的幽默：“一夜，杯中已盡，意猶未足，打開木塞想再補上一點，瓶口嘸的一聲之後：還要倒呀？（居然開腔了）補一點點嘛，小心變酒鬼呵！我拿高瓶子在燈下照了照。大約還剩五分之一的樣子。就你這幾滴我全灌下去也沒什麼了不起的。哼！從來都是酒

隨人意，沒聽過，今天世道變了，還有酒會自作主張的”——《自樹記》

他教人瞠目的想像力：“幾年前當我發現有了法術的那天正坐在辦公室內，牆上有一只小圓鐘。先，我只覺得奇怪怎麼那個鐘今天走得特別慢，後來才試出來是我的眼作怪，每當我盯住它時，它便停住不能走……現在我最常施法的時候是早晨躺在院中的吊床上，享受著微風鳥鳴又不願這早晨過得太快時，我便盯住樹幹上的陽影，那家伙本來是一跳就跳過水池那邊去的，我這一盯，它只好停了，有時一個早晨可以停出三四個來”——《法術》

三、

進入新世紀後，我幾次去洛杉磯。2000年初，秀陶印行一本別致的散文詩集《死與美》。四月，我去拜訪他，在他家看到，封皮是褐色皮質厚紙，裹著紙板，異常結實而典雅。所收作品都是《新大陸》詩刊刊載過的，主編陳銘華略作整理，用複印機打印了所有內頁，附錄是他自己的長文《簡論散文詩》，我喜歡得不得了。他意態悠然，說，早為你準備了。我貪得無厭，替一位“陶粉”索取。他說稍等，搬出內頁、封皮、膠水、針線，戴上老花鏡，把一沓沓內頁分別縫起來，裁剪，黏貼，裝封皮，最後把一根小絲帶粘在書脊內，充當書簽。看慈眉善目的胖子，像老奶奶一樣揮針走線，花半個小時，“出版”一本夠資格送往華盛頓國會圖書館典藏的中文書，真是莫大的享受。

春天的天使之城，晚間微涼。我和秀陶，在他家後院，半臥於帆布躺椅，頭上是高可參天的銀杏樹，疏星在密葉深處眨眼，恍惚間，不知身在何處。秀陶娓娓述及他的平生。他1934年出生於湖北鄂城，1949年戰亂中隨哥哥和姐姐離家，1950年到了台灣。1952年入讀台北商職夜間部，四年後畢業，考進台灣大學，主修商科，1960年畢業。上中學時，他從圖書館讀到舊的英文詩集，從此愛上新詩，開始投稿，初具才名。後來參加了紀弦所創立的“現代派”詩社。香港雜誌《文藝新潮》50年代末推出“台灣現代派詩人作品”專輯

，第二輯刊發包括林亨泰、秀陶在內的五位詩人的新作。《編輯後記》稱秀陶為“台大學生”。對少作，秀陶自承“像拉野屎一樣，拉過了就算了”，“1985年前的作品我自己從未剪存”。1997年，老友商禽也曾從古老的《現代詩》影印了他的作品，寄往洛杉磯。他說，一讀之下，覺得就算是亡失了，也沒有什麼可惜。

從劉大任先生寫於2009年的散文《蒙昧的那幾年》，可以看到秀陶的青春影子：

“那是一段走投無路的日子，現在已經遙遠，卻永遠揮之不去。

映真寫《面難》的時候，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可能，我寫《大落袋》的時候，他也不知道我在哪裡。然而，很快，暗夜中閃電照亮的剎那，商禽的《長頸鹿》，痙弦的《深淵》，方思的《夜》……一個個起床號喚醒的漢子，老大不願，在黑夜與天明之間，被不明所以的力量催促，出現在荒原似的紅土操場上，形成台北的一道風景。然後，秀陶說：我們在鞋底寫上一個大大的‘天’字，看塵埃散漫，在一九五九的末端……”

1959年，秀陶25歲，劉大任才20歲。

1962年秀陶在台灣服完兵役後，受詩人、企業家吳望堯之邀，遠赴越南西貢，在吳所開的生產清潔用品的化工廠擔任總經理，算得學有所用。吳望堯在台灣，和余光中是至交，余光中說他是任俠善感的性情中人，詩作具“無所不入，入而無所不透的想像力”；秀陶則了解他世俗的一面。談到這位前老板，秀陶搖頭嘆氣，說，他啊，是蠻不錯的詩人，卻是相當糟糕的董事長。秀陶於越南統一前移民美國，曾在紐約生活多年，和小他五歲的劉大任先生深入交往，該在這“後中年”。80年代，他定居洛杉磯，結婚生子，在一家大型地產公司當經紀人，主業不是房屋買賣，而是為顧客的百年身後服務——出售墳地。

從90年代初起，他重操中斷了20多年的舊業，但不再寫現代詩，理由是，從前無論怎樣力求出以自然，都有點煞有介事，或裝模作樣。他要拋棄與詩絕無關連的附件，如韻律，雅致的語言，

呈現的態度，“以無面具、極親切之散文體寫作，極純淨地表達詩思”。我以為，他的寫作實踐樸合這一初衷。其總體風格，教我想起英國作家亨利·格林的譬喻：“白石中抽出眼淚”。

寧靜的院子，蟋蟀聲中，秀陶說西貢風情，說吳望堯作為詩人和詩活動家教人敬仰的人格和可悲的命運，說酒吧的同性戀者，直到銀杏葉承受不住的露水，頻頻滴在額頭。撤回屋內，就一杯咖啡，談到打起驚天動地的呵欠，才去就寢。次日早上醒來，秀陶用戴隔熱手套的手，捧出小麵包，滾熱，鬆軟，帶著無與倫比的香，這輩子吃過的麵包中，尚無超過這一種的。後來，我受不了饑，從舊金山打電話給他討教麵包怎麼做，他道，還不容易，去“賽夫威”超市買發酵好的冷藏品，按說明書所開的步驟，放進烤爐。

在秀陶家的另一發現，是他對德國大詩人里爾克的研究，廣度與深度都到匪夷所思的田地。他的藏書不算多，書架上不只一行，都是里爾克的詩集，至少上百種，他精通的中文、英文，版本固然齊全；還有德語、法語、西班牙語等版本，我逐本撥出，翻翻，不解地問，你能讀嗎？他說，不行也得行，想把意思弄透徹，非花笨功夫不可。

談天時，他把好幾本最近出版的《台灣詩學季刊》拿出，讓我看“佑子”的文章。我問“佑子是誰”，他說“正是在下。”原來，不久前台灣詩人羅門撰文，引了里爾克的詩句“我俯身向時間”。佑子指出此句翻譯有誤，正確的是：“時辰俯身向我”。羅門反駁，說五六十年代起譯文都是這樣的。二人開戰，都不乏意氣用事的嘲弄，一來二往，益發火爆。佑子一不做二不休，將該詩的原文、方思先生的中譯，方思所依據的英譯，以及他據德文的直譯，全部列出。這些駁難並非論文，而是雜感。魯迅已還，我還沒領略過這般銳利、刻薄的諷刺，讀之如飲烈酒。微醺中，他又遞來一篇長文，這是他對綠原先生譯《里爾克詩選》的讀後感。他說，為寫這一篇，他一連多天，讀譯文，查原文，參考其他中譯，英譯，苦不堪言。

秀陶就是這樣，翻譯以“死磕”著稱

六十年代的憤怒青年

◎陳文發

。早在青年時期，他已直接把里爾克以法文寫就的作品譯成中文。2015年，他整理了一本自譯的《最好的里爾克》，序言中道：“自五十年代開始讀里爾克，先讀中文的。後來找英文的讀，最後才翻德文字典，讀德文原版的。”他發現，里爾克詩的英譯本達十五六種之多，譯者領悟不一，譯筆各有差異。“八十年代起為了這原因，我就開始用德文字典下功夫了。里氏一生的作品皆係嚴謹雅致的韻文。我居紐約時，一友人輾轉得到一位德裔老婦朗誦的幾首錄音帶，讓我聽了

面。好在，幾乎每期《新大陸》都有他的文字，不是新成的散文詩，就是選譯的當今各國散文詩家經典之作。九年前他寄贈甫在台灣出版的詩集《一杯熱茶的工夫》，細讀多遍，不但激賞，還有愧疚，為了許下的願無法兌現。我初識秀陶時對他說過幾次，要向國內出版社推薦他的散文詩集。嘗試多處，均無結果。2015年起，我讓好幾位愛詩的出版社編輯審閱秀陶嘔心瀝血的譯稿《最好的里爾克》，費盡唇舌，得到的回覆是：目前無問世的可能。還好，在2016年，台灣“黑眼



1996年5月4日攝於舊金山，左起：非馬、劉荒田、遠方、陳銘華、王性初、紀弦、遠文、秀陶、陳本銘

睛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了《會飛的手：秀陶詩集》。到2019年末，終於有一家大陸的出版社，簽約出版他這一譯著。可惜因疫情

，方得約略拜領了一絲音韻的美。讀他的詩，讀譯本，甚至自己翻譯時，這種先天的、長在他骨肉裡的音韻，我是全然拋開的。然而我必須讀懂，讀不懂就翻字典，找不同語種不同文字的譯文參考。”“我最有把握的是：這些詩全是我讀通了的，而寫出來的中文也力求通順。”“在台北的一月之中，有友人問我，誰譯的里爾克最好？我非常嚴肅地思考了兩秒鐘，回答說：秀陶譯的！”原來，他每翻譯一首，都先查清德文生字，參閱五六種不同的譯文，自認參透了全詩的意義，這才下筆。

四、

近十多年，和秀陶的聯繫少了。從電話知道，他退休後嫌居家無聊，當上老人公寓的經理，並住在裡

所阻，譯者無法看到新書。

2019年春節，我給不通音問三年的秀陶打電話拜年，多次沒人接。問也住在洛杉磯的《新大陸詩刊》主編陳銘華，才知道秀陶因頸椎病，癱瘓在床經年。近年秀陶登在這本北美最長壽詩刊上的最新作，都是陳銘華在療養院的床畔，替他錄音，再加整理而成。

2020年春節過後，我和舊金山的友人約好，春天務必去洛杉磯，請銘華帶路，看望秀陶。可惜進入三月，連家門也出不了。秀陶的家人稱，秀陶昏睡一個星期，然後平靜地離開，與病痛的纏鬥就此落幕，教我們悲傷之餘，感到一絲安慰。

2020年4月於舊金山

得知前輩詩人秀陶從美回台的訊息，隨即翻出老舊的筆記本，查看2006年他留下在台姐姐家中的電話號碼，臨時撥電話跟他約了離台前兩天見面聊聊。九年前曾在台北詩歌節活動現場，買他剛出版的詩集請他簽名，會後也曾約在他暫居他姐姐家樓下的社區花園中拍照，將照片洗出寄去美之後音訊全無。雖然九年前有過兩面之緣，但幾乎可說是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要約訪一位完全互不認識的前輩詩人，對我這非文學研究者，是有相當高難度的。因不相識，摸不著受訪者的脾氣與個性。

行前左思右想之際，突然想到相識但不認識的小說家劉大任，曾在書中序言提及“詩人秀陶給我打開一面窗子，讓我明白體驗了美的感動。”劉大任也曾在多篇散文中寫到秀陶，其中他以筆名圖籐，在中國時報《人間》發表的〈六十年代的絕響〉一文中，他寫道：“秀陶是五十年代末期以叛逆的姿態投入當時新起的現代主義運動的。他的反叛，今天看來，首先是對濫情主義習慣接受的浮面感覺世界的反叛。與前期（三、四十年代）文學者所觀察的世界截然不同，秀陶詩裡表現的世界，不再是粗糙的未曾消化的以固定反應為基礎的世界。”

九年後再次見到秀陶，為避免不相識的尷尬，向他問好後，我先開口提起他的老朋友：您在美國還經常跟劉大任老師聯繫嗎？他一聽到老朋友的名字，話匣子就開了：你認識劉大任啊！我說：是多年前王渝老師介紹的。他回說：我們年輕時在學校就在一塊了，他現今住紐澤西，我住洛杉磯，也很多年沒見，久久聯繫一次，他出新書偶爾也寄給我，他有回來嗎？我說：他近幾年來平均每年回台一回，我們幾乎都會約見面聊聊。他接著說：他這邊還有弟弟妹妹，現在我這邊就一個姐姐，我已六年沒回台，以往大陸老家原來還有個小哥，我跟在台灣的姐姐，每年都約在老家會合，去年小哥走了，姐姐年紀也大了，不再回去，所以我回來看她。

我問起他與劉大任相識的經過，秀陶說：他是台大哲學系，我是商學系，兩個學院不同校區，基本上碰不到一塊，我們是在大三暑期軍訓時才認識的。我們倆同一連，我第一排，他第二排，住同一宿舍。那時每天早上起床後，司令台的擴

音器開始放音樂，經常播放帕格尼尼小提琴協奏曲，尤其是第一、第二樂章，我一邊穿衣整理內務，一邊跟著旋律哼起來，劉大任留意到我——這個長得肥肥、胖胖、土土的人，竟然還會聽帕格尼尼？他感到我這人很奇怪，開始慢慢接近我，之後他知道我讀過很多左傾的人的東西，我比他大四歲，他是在台灣長大的，他聽我講這些左傾的東西，就好像幫他打開一扇門一樣。

那時我會唱很多中國大陸那邊的歌，有些歌還是共產黨作的詞曲，在台灣不但沒人唱，而且還是禁歌，我們幾個好朋友經常在一塊唱禁歌，有一首劉大任很喜歡，說到這兒，秀陶唱起〈苗家情歌〉：“太陽落山紅啣，月亮初色黃啣，苗家要出頭，苗家要平等，好像那月亮趕太陽啣，越趕也趕不上啣，我們當了兵，我們出了糧，為什麼苗家想幸福，我們都沒有份啣。”唱完他接著說：你聽歌詞就知道，共產黨要撬動民族之間的矛盾，鼓動民心，這是我在大陸時就學會的。這樣我們兩人就互相接近了，那時有點思想的學生，可以說是很不普通的，跟一般人不一樣。

我記得認識陳映真也是在那個階段，當時我們都非常看不慣蔣家很多作為，我是因為沒有家，經濟方面永遠比較短缺，不工作就沒收入，後來他們很多行動，我雖沒辦法參加，身在其外，但很多動機都是我提出來的，比如罵蔣家等等，那時對蔣家非常氣憤、非常討厭。我經常和劉大任、陳映真到新公園旁的田園咖啡二樓，聽古典音樂，那裏沒有流行歌，我們也深惡痛絕流行歌，窮學生叫一杯清茶，沖開水、沖開水，沖十幾次，淡得像白開水。說到這他想起劉大任曾寫過一篇小說〈秀陶之死〉（經查證，正確篇名是〈關於一個朋友的死〉，內文並無提及秀陶之名），他笑說：他寫我的死，假想我在去田園咖啡的路上，在衡陽路附近給車子撞死，他離開田園咖啡經過車禍現場，看見遺體早已被抬走，只留下警察在地上畫的人形。他接著說：劉大任早年也寫詩，最早寫過一篇打撞球的小說〈大落袋〉，他文筆非常好，興趣很廣，而且任何東西

，他一摸就會，他在台大是籃球校隊，四五十歲開始打高爾夫，也打得好，養花、養金魚也都很內行，他家庭觀念非常深厚，每本書名都有一個很文雅的名字。

我接著問秀陶是在何種因緣下，接觸到左傾的人的作品？他回問我：你聽過台南車路墘糖廠嗎？我搖搖頭，他說：這得先從我如何從大陸來台的經過開始談起。十五歲那年，秀陶的大哥從黃埔軍校第二十二期畢業後，被分派到部隊當排長，他回到湖北老家時，共產黨軍隊即將攻陷鄂城，家中尚有奶奶、父母親，還有弟妹們，一大家子，只能倉促帶著秀陶和大秀陶六歲的妹妹，以及女友逃出。四人隨部隊從湖南到廣西，共產黨打到廣西，部隊就地解散，他們沿途遇到幾位同伴，也是要逃往台灣，結伴走路坐船到南寧，經廣州過羅湖邊界，抵香港住進收容難民的東華醫院。住不到一個月，他哥哥與台灣的單位聯繫上後，與沿途結伴逃亡的十多位夥伴上了貨船，於一九五〇年抵達基隆港。

秀陶說到上岸後：我嫂嫂在這邊有一位遠房的叔叔，姓孟，我們叫舅舅，在糖業公司做事，我們在萬華大理街糖業公司宿舍住了幾天，之後我大哥回部隊，我跟姐姐進了青年服務團，地址在圓山，快到中山橋附近，後來美軍顧問團的地方，訓練出來後，分發到各個單位工作，到年底我就退下來了。那年我才十六歲，由遠房的舅舅介紹到台南車路墘糖廠做臨時工，在糖廠的中國國民黨部裡面抄抄寫寫。當時台北上級單位常常發來公文，甚麼人寫的甚麼書要禁，那些書的作者都是很出名，沒來台灣的作家。糖廠裡有間小圖書館，從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間，共產黨還沒整個拿掉中國大陸以前，買了很多那邊的書。

我拿著禁書單去圖書館一本本找出來，捆成一大捆，帶到我的小辦公廳裡來，命令只叫我去收禁書，怎麼處理沒講，如果有說要送上去，我會寄去，沒講就放在那，沒事做的時候，我一本本拿出來讀，越看越喜歡，跟我平常在報刊上看的文藝，完全不一樣。看到了冰心、綠原、茅盾等等大量左傾的人的東西

，臧克家的詩不太喜歡，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看不太下去，魯迅的《吶喊》、《徬徨》、《野草集》、《朝花夕拾》都看了，像匕首那樣短短的雜文，不太喜歡。十六歲，正是思想開始發展的時候，以我這個年紀的人，能看到這麼多左傾的東西，可說少見。這些東西當時劉大任都沒看過，他認識陳映真之後，可能看到了幾本，聽說陳映真家裡有一點這方面的藏書。

他接著談到魯迅的作品：《野草集》當時看了很佩服，但現在看來，詩的成份很少，只有兩三首算得上是詩，其它還是政治議論的東西較多，後來我研究才知他留學過日本，日文應該不是很好。他翻譯的日文作品，非常生硬且勉強，梁實秋也講過他的翻譯叫作死譯、任譯，他翻譯的方法，就是日文打開，把中文寫下來，日文名詞直接照翻，他不了解日文名詞，在日本是一個意思，在中國是另一個意思。所以讀他的日文翻譯作品，是讀不通的，但他自己寫的中文小說，在中國民初是首屈一指的，沒人趕得上他。

我問：您是如何接觸到現代詩？他說：離開車路墘糖廠之後，考上北商，北商是台北第一所有夜間部的學校。我白天在杭州南路的“台灣省地方自治協會”作個小文員，下班後走幾步到北商讀夜校。那時台灣剛施行地方自治，協會每月出版一本刊物，寄發到各個地方鄉鎮，我在那打雜、抄文、寫地址、寄雜誌。進北商後，我經常去圖書室借書，有一女管理員，有隻腳不方便，我遞給她借書單，看她很辛苦的走到櫃台後方取書。有回我跟她說，你走得那麼辛苦，我也熟，可以自己進去找書，她說好我就自己進去找，一開始因沒有外文底子，只借中文書，後來在一個角落裡發現很多外文書，是日據時期留下來的，翻看內容多是英日文對照的詩集，於是好奇借回來看看，我初中在湖北學過英文，程度當然不高，查字典一讀就很喜歡，是從那時開始寫詩的。

記得那時《公論報》，每周二，還是周四？有一版詩出來，我看了幾個月後

，開始自己寫詩，初次投稿隨即被刊出，忘了編輯是誰，除了被刊登發表之外，還引起注目，編輯來信繼續要稿。第一次知道紀弦，也是在街上買到《現代詩》，那時還是一張紙，像半張報紙那麼大，摺疊起來，打開再打開。投稿過去，印象中是在轉成雜誌型詩刊的第一期或是第二期被刊出。紀弦看我住址在他家附近，他親自把詩刊送到我上班，也是我住宿的地方。那年我十七歲，初次見到紀弦，他四十出頭，他交朋友的作風很可愛、很坦誠，他常常叨根菸斗，嘴邊上有鬍子，喜歡喝酒。在台北最後一次跟他見面是一九六一年，三十幾年後，在美國跟他碰面，再來就是兩千年跟朋友開五個鐘頭車程，到三藩市參加他結婚七十週年的月岩婚慶。

說到紀弦，他憶起覃子豪：與覃子豪認得，也是這樣，第一次投稿，他寫信來約我見面，在他中山北路的宿舍，跟我談寫詩的方法，那年我才十七歲，有些東西我跟他想的就不一樣。我記的很清楚，他說我寫得太簡潔，建議我名詞前面如果需要宛轉，可以不妨加上一兩個形容詞上去，我一開始就不喜歡那樣。秀陶說到這，我插話說：您當時有跟他辯嗎？他說：我還小孩子，他是長輩，我沒跟他辯，但我心裡並不那樣想，我認為我的直覺是對的，後來我發現他教過的學生，很多都是加兩個形容詞。

聽說您後來去了越南？他說：我台大畢業後在 CAT 工作，就是最早陳納德在中國設立的民航空運隊，來台後改組的民航空運公司，中華航空公司的前身，有一半業務是做美國生意，有點 CIA 成份在裡頭，當時總部還在中山北路南京西路向北一點點，我在會計部任助理審核員，主要審核西貢、馬尼拉、老撾、金邊外展業務的開銷。那時越戰打得一蹋糊塗，一九六六年，西貢戰區要一個審核員，因我隻身在台，沒家累，於是派我到西貢。六月份去的，隔年一月我跟在公司認識的同事結婚，她是越南華僑。兩個月後把工作辭掉，我還回來台北一趟，因公司規定，被派到國外去的，辭職之後得回到台灣，你要到哪裡再自己申請出去。

我帶我新婚太太回到台灣，花了好大功夫，到處關說，申請了幾個月，出境證明才下來，我唯一的理由是要到越南安家。我問：那時越戰如火如荼，您怎還想回到越南？他說：我在戰亂中長大，不怕，也習慣了，到底是在鄉下打，還沒打進城。聽說您回到越南後，曾在也是從台灣去的詩人吳望堯開設的天龍洗衣粉工廠工作？他說：我跟吳望堯可說是最熟的了，他長我一兩歲，人非常聰明，他父親曾受匪諜牽扯坐過牢，他在台灣一個人，也很吃苦，在立台化工廠實驗室當學徒。他一九六二年到越南，幫華僑開設工廠，生產化工原料。結婚之後與華僑開工廠生產洗衣粉，拆夥後自創天龍洗衣粉，我在那當廠長，幫他管理工廠。很奇怪，人性會變的，窮的時候，大家是很好的朋友，直到他做老闆，有錢的時候，很多作法我不喜歡。我七〇年離開，自己做生意，做的也不錯。

秀陶回到越南之後，連續生了三個孩子，直至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越共進城，他帶著一家大小與岳父母逃進機場，於二十九日搭上美軍軍機，逃出越南，三十日越南淪陷。我問：您何以有辦法，讓全家大小都逃出越南？他說：主要我原是 CAT 員工的背景，認識他們的人。軍機把我們運抵軍艦，再轉貨船到威克島，在島上住兩個月，再飛到加州陸戰隊潘德頓軍營，逃出來我兩手空空，一點錢都沒有，最小的孩子才三歲。我在難民營裡編譯中文報，每天到通訊中心，拿回一大捲傳真紙，把有關越南的新聞消息翻譯成中文，另外有人手抄刻鋼板，每日發行五百份報紙。整個軍營裡的難民，可能十萬人都都不只，最少有幾千上萬的越籍華僑，只會中文，無法讀越文。除了編報，還開班教英文、幫美國政府與難民之間作翻譯。

在難民營住了三個月，秀陶已有幾千元美金存款，在美國政府幫助、慈善機構擔保之下，離開難民營，重起新生活。我問：聽說吳望堯，多年後才離開越南？他說：我離開時他很有錢，生意做得很成功，不過你想想戰亂，很多東西是帶不出來的，他沒那個狠心拋下所有

財產，帶一家人出來，如果他願意，以他的財力絕對有辦法逃出來，聽說多年後，是余光中幫忙把他弄出來的。我接著問他何時再重新提筆寫詩？他說：在美十年之後，一九八四年，我到紐約幫香港企業設立紐約分公司，那時王淪在《美洲華僑日報》編副刊，曹又方也在《中報》編副刊，是他們兩位早年在台灣就認識的老友，不停的我寫稿，曹又方還說要幫我出詩集，從那時才開始重新提筆寫詩到現在。他接著說：在紐約八年，紐約的舊書店很多，我開始收集里爾克的各種語文譯本，最好的、普通一些的譯本，共有兩百多種之多，德文全套我都收集到了。

秀陶談及收集到里爾克德文版全集，我說：您語言能力真好。他說：德文是自學，可是學的不好，我需要英文譯本對照看，好在最好的英譯本，是里爾克生前指定的譯者。我還會講一點點越語，差不多忘光了，現在我是講一口廣東話，因我太太是廣東人。從前我在台北時，學得一口道地的台灣話，幾十年不講都還能聽，那時跟台灣同學一起打架，幹甚麼的，大家都沒當我是外省人。我一臉狐疑，口中冒出打架兩字？他笑說：就像小混混一樣啊！北商經常跟開南幹架，那時我們北商夜間部有女生，開南沒有，他們跑來校門口，追我們的女生，就打起來，連教官室的槍都拖出來打。

我笑說：太誇張了！他帶勁的笑說：小孩打架，還管你那麼多？我前後被記了四支大過，可是夜間部主任，很喜歡我，要我主持晚會、編舞台劇、上台指揮唱國歌，以功抵過。後來自修考上台大，主任還要我回校演講，教小弟妹們怎樣準備功課考大學，就有人在台下講，被記了四支大過，還那麼出風頭。

最後我問他：您考上台大，哥哥姐姐有很高興嗎？他記憶還猶新似的笑說：有啊！那些年能考上大學，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還記得放榜那天是颱風天，我買了一份報紙，騎腳車拿去給我姐姐看，結果下大雨，報紙都淋溼了……

回想與秀陶的對話，他真是劉大任在書中所形容的一六十年代的憤怒青年。

■張錯

百葉窗 —— 弔秀陶

彷彿猶似昨日，午後光線強烈眩目
拉上百葉窗，窗外林木仍在，遠山仍在
不常見到的你，知道你仍在，晚霞在外
鈞窯般漫天紫紅，只是等待，等待消失？
現該是最輝煌時刻吧？是嗎？或是回憶？
那年聖上隨口說說，這般顏色做將來吧！
六十年代你們便焚膏繼晷，兀兀窮年
築起現代詩堡壘，塵埃散漫，存在虛無。

房間燈亮，拉起百葉窗，暮色蒼茫
多年風檐展讀，夕陽掩照的顏色嗎？
江湖不知，家鄉不在，豪傑不聞
這是一個善忘世紀，不去憶取
忘記來時道路。你很好，不去計較
旅棧歇宿，留下一本里爾克，悄然離去
不驚動任何人，以及不值得驚動的世代。

陽光眩目再準時關上百葉窗
遠山霧靄，林木遍野，群鴉亂飛
六合蕭條，詩壇大老紛紛離去
先有周夢蝶羅門洛夫，後有余光中楊牧
再拉開百葉窗，四野寂靜，狼嗥四起
黑夜漫掩而來，像幻師拋出一大塊魔術甕
再一掀起，他們通通不見了，不甘心的你
在後苦苦追趕叱喝：等等，等等
我們是一夥的，我也來了，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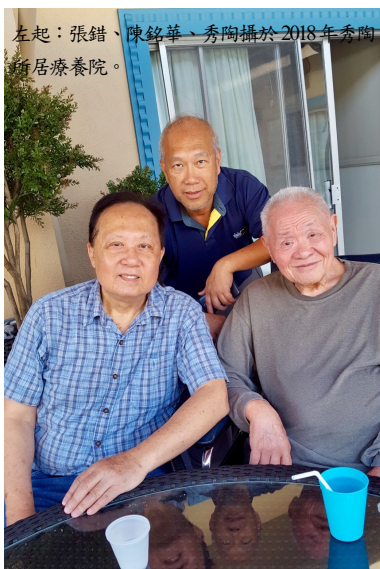
附記：秀陶原名鄭秀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台灣現代詩壇風雲人物，因台北共同友人眾多，人以群分，物與類聚，相處投契。他早已封筆，和他交談多為過去完成式而非現在進行式。尉天聰曾追憶秀陶“舊作〈在一九五九的末端〉……這篇作品發表在一九六〇年四月號我主編的《筆匯》第一卷第十二期上，刊出之後，立即受到軍方政工系統《復興崗》週報政治性的指控。”他晚年重新執筆著力散文詩及翻譯里爾克，發表於陳銘華主編的《新大陸詩刊》。

■張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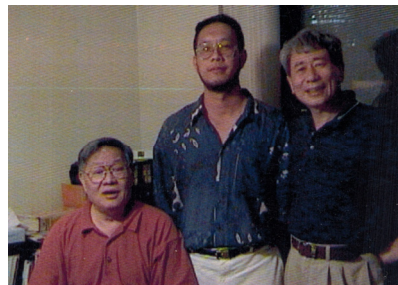
幾度黑色幽默

——懷秀陶（1934-2020）

曾經一度以為
你完成了白色的衝刺
從台北遠走西貢
就落籍越南
哪裡知道
你曾流連忘返的卡甸那街
還有夾雜了法式情調的混血記憶
一起被越戰摧毀
曾經一度以為
你已在戰火中
喪命異域
豈知
又在新大陸見到你的蹤影
曾經一度以為
你是時間之書的詮釋者
後來才發現
你自稱里爾克的唯一傳人
曾經一度以為
你兜售墓地
總給自己留點空間
未料
你在虛擬的天國中



左起：張錯、陳銘華、秀陶攝於2018年秀陶新居療養院。



左起：秀陶、陳銘華、張瑩。

早就預留了一片身後的去處
曾經一度以為
你是一個宿命論者
消極也好或者積極
你嘲諷的談諧詞句
確實讓人笑出了眼淚
無奈
笑著笑著，我們都茫然了
曾經一度以為
你失蹤了
迷失在詩與音樂還有情欲之間
豈知
你最終倦遊歸來了
以巴哈無伴奏小提琴組曲的旋律
悄然現身於洛杉磯的街頭
曾經一度以為
你酒量比酒品好
沒有想到
除了說說冷笑话
醉了多半沉默
而且很快打起呼嚕來
聽與不聽
鼾聲中總有一點超現實的成分
我乾脆下個結論
這些都是你的美學形式
然而，想都想不到
你選擇愚人節這天
不告而別
難道捉弄自己也是表現手法
表現幾度黑色幽默？
可是僅此一度
你的離去竟已永恆

■非馬

人生計算機

——悼念秀陶先生

編了那麼多的程序
寫了那麼多美不勝收的散文詩
把記憶庫塞得滿滿
軟體也好
硬體也罷
您是一部名副其實
廢寢忘餐不斷運作的人生計算機

如今您卻把所有愛詩者的腦袋
當成記憶庫
而把自己的記憶庫清理成一片清白
頭也不回地
離開了這被新冠狀病毒肆虐得團團
轉的地球

成為真正的
既不帶來也無可帶去的
大自在

附註：詩中斜體字標示的詩句採自秀陶先生的詩作〈計算機〉及〈遺忘〉。



左起：秋原、方壯霆、秀陶、陳銘華、張堃攝於2019年秀陶在療養院。

■方壯霆

殤日

今天早起，打開窗簾，見厚厚的雲層，是個大陰天。

六點五十一分，銘華兄來訊，秀陶昨晚去世了。預料中，但又最最不想其發生的悲殤，終於逼我面對，無地可遁。人終有一死，但您死得這麼孤單，不但未有機會托“孤”，連讓我們說一聲再見也沒有；何況您還欠世人那首“有感覺，但還沒有詩”的詩！唉，上帝主宰的事，誰有回天之力？！

昨天，美國死於新冠病毒的人數超過一千，累積五千；而全球近五萬。他們都是含冤而死的，死得不明不白。不難想像，上至天堂，下至地獄，處處是怨聲載道的，追究債主的。悲慘之際，的確有安慰眾生的必要。

您是否也受上帝所使，臨危受命；用

您幽默瀟灑的散文詩，向動蕩不安的天國播撒，些許同情，些許寬容，些許安思，些許和平……無限哀思的沉浸中，旭日暗淡無光。

2020年4月2日

晴天

上午，紐約州的新冠患者和死亡人數劇增，全美病例突破十萬，成了世界第一。下午，則傳來秀陶病重的內部消息。

我不想去根究這兩件事情的內在關聯，但都是壞透的。最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秀陶有意無意地在國難當頭，而且人人必須自我禁閉，幾乎到了老死不相往來地步的時候來生病。我已經兩個多月沒能來看您，也是那該死病毒的作祟；但您說好要向我背誦整理的詩還未出籠啊？人說話是要算數的，您可不能賴賬啊。

已經八九天了，因為接觸過冠毒患者，我也在家中隔離。下午溜出院放風，才發現，這萬里無雲的晴天晴得太過份了，不但與今天發生的壞事格格不入，而且讓蒙受隔離的街道顯得更加冷清了。

我朝西（秀陶住的醫院方向）而立，閉上眼睛，正迎驕陽，眼前先是金黃色，然後是鵝綠色，橙色，淺紅色，最後是大紅，深紅……猩紅猩紅的，如鮮血，一大片，竟摧人淚下。

2020年3月27日

念秀陶

◎陳聯松

秀陶離開我們一個多月了，心裡一直惦記著寫點什麼。寫詩，需要靈感，我詩的靈感大多源於愛情；寫詩歌，肯定要遭銘華的鄙視，何況秀陶也是旗幟鮮明地反對“詩歌”合用。

秀陶在 2019 年 10 月 174 期的《新大陸》上發表了一篇散文詩〈月——獻給我親愛的詩歌詩歌一輩子都糾纏不清的同志們〉。詩的結尾是這樣說的：“一夜算到大天光，詩歌詩歌還是一塌瓜子糊塗帳”！為詩正名，依然任重道遠！

因為不知道如何定位文本的體裁，也不敢隨便動筆。

今天剛好是母親安息主懷第三日，殯葬下午開始。因為疫情我不能趕回中國送母親最後一程，只能借文字表達哀思和懷念。寫了一篇懷念母親的短文。以為祭。想起四月初，秀陶離開的時候，也因為疫情，不能前往洛杉磯追思兄長一般的老友。只好找出最近幾期詩刊，看看老兄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裡寫些什麼，關心些什麼。最後 2 首〈夢〉和《蛇》發表在 2020 年 2 月 176 期。和下面每一期發表的散文詩一樣，都是他在老人院口述的。不算多產，每一篇都擲地有聲。

175 期：〈橋〉、〈雲〉；174 期：〈月〉、〈老婦〉、〈蜜糖罐子〉；173 期：〈停車場〉；172 期：〈鐘〉；171 期：〈兩棵樹〉、〈魯鈍〉。從 2019 年 4 月到 2020 年四月的一年裡，他的這些詩明顯集中在對時光流逝的感嘆中。

〈魯鈍〉裡室友死了，人還沒有抬出房間，活著的他還在“津津有味”地吃著早餐，這不是“魯鈍”，這是維繫生命活下去的原始動力，時間只對有感知的生命存在著意義，而生命最原始的感知就是飢渴！

〈鐘〉把時間直接掛在牆上，兩個掛鐘，不知道哪個更接近真實的時間。每個鐘都在按秒的節奏，宣誓自己的精確，好像每一聲“嗒嗒”都代表正義，鏗鏘有力。“真是一秒鐘都不停地吵，吵得你不管是睡著也好醒來也好，就是日夜不安寧”。與其說寫《鐘》的斤斤計較，不如說是影射人間那些雞毛蒜皮的小

事，這些小事在一個人身上可能無所謂，如果兩個人的雞毛蒜皮同在一个屋檐下張揚，可能就是日日夜夜的喋喋不休。

〈老婦〉讀來不忍淚下。老人院的老人家都喜歡去大廳，不為別的，就因為大廳來往的人多，且不管來訪的人為誰而來，關鍵是看到的人們“都是生猛的，有活力的”。原來生命快到盡頭的時候，一切都趨於平靜，只是心有不甘。〈老婦〉的童心未泯，總是抱著一個玩具嬰兒，“你能理解到這個嬰兒帶回了她的母愛以及她二十來歲時初為人母的青春”。時光啊時光，你把我們帶到世間走一遭，又把我們從世間帶走。你是要讓我們看看世界，還是要讓世界看看我們？

在〈蜜糖罐子〉裡，秀陶僅用了 180 幾個字把自己顛沛流離的一生勾畫出來。也因為是湖北老鄉吧，彼此有特殊的認同感。他把生命比作一個蜜糖罐子，往事在罐裡越久“就會越香醇，越甜蜜”。我們每天都往罐裡裝進一些東西，只是“這種每天加裝進去的，並不是永不停止的。它一定有停止的一天。到停止的那一天到來時，裡面全都變成灰燼，而這個蜜糖罐子，也會變成骨灰壇子。”

秀陶顯然不是悲觀主義者，從“蜜糖罐子”到“骨灰壇子”，顯然是指我們的



肉體，而不是靈魂。因為靈魂是神吹的那口氣，氣斷了，靈歸靈，土歸土。正如他太太說的那樣，秀陶如今可以在天堂享受他的古典音樂了。

作為台灣早期現代詩的一位大將，秀陶晚期的散文詩也不乏早年的浪漫之情。那首〈雲〉裡，“她卻穿了一襲藏青色鑲滿了亮片的罩袍”，多麼的少女情懷啊！

〈橋〉在我看來不再是散文詩，而是一首三句短詩：

“橋是河的梳子

橋上：人們駕著車子來來往往
橋下：水們駕著時間一去不回”

多麼妙的比喻啊，“梳子”梳過我們的髮，從青到灰，從灰到白，“不知明鏡裡，何處得秋霜。”梳子和鏡子一樣，最能見證時光在我們生命中的流逝。而時光是唯一一種“一去不回”的東西。愛情走了，還有新的，麵包沒了，可以再買，健康沒有了，都可以重建，只要我們不放棄。只有時間從不掉頭。

最後發表的一篇散文詩是〈蛇〉，從欣賞蛇的形體、色彩、花紋、圖案之美，到蛇的運動之美，最後落筆在一個走在她前面的美女身上：

“她走在我前面，大約十步之遙。雙肩外露……下邊掛著一件剪裁寬鬆而質地又非常軟熟的迷你裙……一步步走著，使你想到那裡面是空的，而你突然就會想到蛇腰……”

看到了一個活潑可愛的秀陶，一個 86 歲的肉體被輪椅所困，一個 16 歲的靈魂如飛舞的蝴蝶，對花花世界充滿了好奇心和留戀。

時間不語，來去匆匆。詩人為我們留下的最後一首〈蛇〉像一個謎，讓我們看到秀陶真實的一面，卻又無法看到他的全部。就像他最後的這十幾首詩，不過是他豐富的精神世界向世人打開的一個小天窗。想全面了解他，幾乎成為不可能，那怕我們讀完他的全部作品。寫到這裡已是半夜，我想起他的《手套》：

“自壁櫥內取出這雙儲存了大半年的黑羊皮手套，便彷彿是取出了我另外一副風乾了的手”

秀陶兄，當我把你的詩攤在桌面上，便彷彿把你請到我的家，夜深最適合聊詩，不是詩歌。

5/15/2020 加州北灣

後記：我記得是 2018 年回洛杉磯看了他一次，是銘華和秋原帶我一起去的，大家聊了很久。看到他身體不能行走，腦子卻依然那麼靈光，無限感嘆。在洛杉磯的時候，我們聚過很多次，他生病前一次還是在 Valley 一家麵館聚餐，那個時候的他依然歷歷在目。

■林煥彰

禪思，人間事

要是今天，沒有
陽光，
我該走向何處？

關門關窗關戶，甚至
還把自己心扉，關閉；

用文字，能捕捉什麼
所有思緒，都是空洞
比死亡還深，還要抽象

午夜零時，
我必須向下思索，人間事
可離可棄，不離不棄……

2020.03.09 研究苑

我在胡思

我在胡思。我常常在胡思
我的貓，牠總是第一個
提出質問，我都默認
胡思，胡思……
我非亂想也，想想有何不可也
這裡純屬一個書香門第，
每一本書都是我的朋友；
這裡有音樂，
這裡有我尊敬的
孔子，和我喜愛的詩聖和詩神；
有李白、杜甫、王維……
有泰戈爾、佛洛斯特……
有柏拉圖、蘇格拉底……
我喜歡常常和他們在一起；
他們不一定都會喜歡我，
沒有關係
這就是我的，我可以胡思亂想的地方
想想，沒有關係

■銀髮

千山鳥飛絕

武林全假教大弟子
全假七子戰火道長花有缺
突然一招仙女散花

春天新型冠狀花粉因而一片歡騰
萬人空巷大宴
然後紛飛

春天鞭炮喧天而落花無聲
花香無形
過敏原如無味的流水

無辜的各大門派花粉過敏高手
為之慘然
紛紛待在家裡打坐參禪

比扶桑奧運好不了多少
華山論劍之期遙遙
春暖時節居然幾乎萬徑人蹤滅

2020-04-18 北卡

想想，就很好；
想想我的胡思，想想
我寫一首詩，想想
我喝一杯咖啡，想想
雙鶴靈芝；想想
我向我的貓保證，
我晚上就不必再熬夜，想想
我會在睡覺之前寫好一首詩，想想
這就是我在胡思胡思
做了最好的準備……

2020.02.01 在胡思二手書店南西店

■陽光

懷念媽媽

那一天
媽媽走了
他久久沒有說話

回家途中
他在一棵樹旁坐下
回憶
並且悲傷

小註：于我，每一天都是父親節
母親節。

高山仰止

——向李文亮醫生致敬

這城市忽然靜止下來
所有的喧嘩沉默了
所有的色彩今天是蒼茫的白
像一個個空洞的
眼神，恐慌並且無助

你悄悄離開了你的城市
你的愛你的堅持
你對每一個生命曾經的期待
你悄悄的走了
我彷彿看見一隻鴿子飛走了
如此純潔
如此自由自在

我在燈下細讀你的故事
平凡的人平凡的故事
我們常常
因為平凡的故事流淚……

寫于 2-11-2020 三藩市

■向明

雨徑

——清明時節雨，不知何時停？

從沒有聽誰說過
會開一條路讓雨從容的
走了過去
除了從不設防的天空
即使再纖弱的雨絲
動作也會比愛情更暴虐
也會毫不留情的
把整個開放的天空
死死的困住
死纏得
大家都別想出門

今天 2020/4/6 凌晨必須趕去北醫接受
針灸治療，偏偏靈雨不停，加之疫情嚴
峻，不能出門，好像比我預期寫的這首
〈雨徑〉還更跋扈，“野徑雲俱黑”，
我真行不得也！

呼吸之外

除了呼吸之外
什麼都是可有可無
除了呼吸之外
你連一根繡花針也會拿它不動
就別說恨到要拿菜刀殺人

除了呼吸之外
說句實在話
就是給你一座金字塔
或者住進太陽城
可憐你已僵直如一塊朽木
只能送去火焚

真正的活著
是要還能有一口氣

■謝勳

聽聽，歷史走過 的聲音

舉目，河山鋪滿著
殘缺的記憶

深深吸一口
冷凝的空氣
閉起眼

聽聽歷史
踩著二胡的飄渺
走過的聲音

聽聽隋煬帝
南巡之前
碎石與土壤
讓開的驚惶
聽聽隱姓

埋名的小人物
喘息之間的嘆氣

那些教人
謳歌的殘碑破瓦裡
徘徊著多少
幽微的歷史噪音

2020年寄自北加州

是要還看得見落日的囂張
是要還分得清
外面下雨還是天晴

2020/4/30

■嶺南人

回望 ——和子美

從湄南河岸，回望
香港太平山
以詩丈量，由微信傳遞
不過泡一壺潮州工夫茶的功夫

從 Silom，回望
百德新街，香港的燈火
半個世紀的風雲變化，也不過
喝一壺茶，一杯咖啡罷了

茶飲不完，咖啡喝不完
故事說不完
詩情 友情

似湄南河流水，悠悠流淌……

2020年4月13日潑水節於曼谷

四月，再見

四月，一場傾盆雨
好雨知時節
宋干花滿樹金黃
開也寂寞，謝也寂寞

曼谷，封城，宵禁
宋干，沒有齋僧
沒有水花飛濺
街道空蕩蕩，靜悄悄

宋干，被逼改期
千年一遇
誤了佳節，誤了良辰美景
誤了人間四月天

春去也
四月，再見！

2020年5月1日於曼谷

■冬夢

逆雨無風

不經意地倚窗
 這一刻的心事和夢
 夢和詩
 詩和凝眸
 逆雨無風
 是否真的難留
 是否真的你要離去？

宿命無迴

所有的河流
 所有的嘆息

所有的山巒
 所有的仰望

所有的雲煙
 所有的期盼

所有的滄桑
 所有的繁華
 所有的歲月
 無聲息地一一老去

詩音無弦

沒有回聲
 看不見的
 靜默

詩音無弦
 莫非這一座城市
 處處虛無

2020年寄自香港

■陳葆珍

悼海鷗

你走了
 帶走了一身傲骨
 飛向天庭
 你走了
 帶著受傷的雙翅
 未竟的使命
 那可怕的病魔
 終止了你的飛行
 可它
 無法終止你在詩書裡
 向後世宣揚的
 為人的品性

後記：驚聞摯友詩人、作家海鷗
 （原名麥瑛）於5月2日因患新冠病毒肺炎不幸於紐約病逝，享年八十有四，特致詩哀悼。

2020年5月4日紐約

■彭國全

悼念女作家海鷗

新冠病毒操戈動武
 摧殘人類 八方四面處處臨危
 噩耗一聲爆炸了
 我困居呆滯成石的頭顱
 爆開滿是碎石細沙一堆
 爬出一條腦筋驚狀如小蚯蚓
 不停動彈蜷縮
 把悼念雕塑

目不識丁的蠢菌怎也無損於
 一生創作詩 散文 小說
 女作家任何一个文字
 對著案上您的書
 致哀重翻一頁頁
 您的英魂永遠歸宿在遺著

5/3/2020 紐約

■宋
逖

略

去

——
給
逸
豪

在夢中，想起逸豪在聖彼得堡坐在阿赫瑪托娃
 曾坐過的椅子上給我寫信
 （他為什麼會給我寫信，我只是送過他一瓶紅酒，
 和他談起過馬勒）
 是的，這是三個月前的一個夢 但是直到今天早上，
 我才讀清楚了那封信的內容：
 “親愛的朋友，我在阿赫瑪托娃紀念館，
 不知道為什麼淚流滿面
 我突然想吃獅子頭，而且聽到了空氣中漂浮著馬勒的音樂”

是的，我的年輕的朋友上個禮拜登上了去俄國的飛機
 “請接受我的懺悔，我翻譯你的詩時，
 在第三段，略去了那些跟隨著女兵們撤退的
 劇烈搖晃的樺樹林！”

2020年寄自北京

■遠方

冬的輪迴

整個夜總會
在狂野的搖滾中
冒泡 煽情
是唯一的硬傷

只能慢慢切割
冷水澆頭
我仰望晚秋星空
用真誠
呼喚轉身遠去的曾經
這杯酒叫輪迴
七層七彩
七種風味
調酒師的大名
——收割者

我只抵了一小口
走到第三步
一個趔趄
便跌落了下去

有個吻
溫情卻扭曲

■于中

春

來了妳便不忍心走
堅持要扶起
一雙雙病懨懨
還想著澆花的手

4/7/20 寫於休士頓

■古松

詩法同行

一、網絡的誘惑

隨著 N 號房的腳步匆匆而來
誰扼殺了千個心寒
與肉體攪拌成
永不超生的淪落
網上的訊息來自四方八面
不一定是時空的任性
吹噓那來自盛唐
來自只有十多個春天
落葉與新芽交替的浪漫

當肉身都調侃靈魂深處
一聲嘆息從 whatsapp 中彈出
佐敦與油麻地一如鍵盤
迅速的服務沒有人操縱
互聯網世界中滿是
千色的誘惑在招手
社交媒體迎來連接的竊笑
不可能再交替，連顧盼都不
被湮沒後的青春無法拯救
制裁和失去的不成正比
網絡是無孔不入的煙霧
再沒有人會回憶昨天的醜陋
網絡中的你我依舊活下去
而現實早已癱瘓
頹然地咽最後一口氣

二、上環觀音堂遇窮

180 多年來的跋涉
一夕間沉默中失去知覺
漫長的膜拜
清道光二十年的煙火搖曳
太平山下你屹立依然

■長篙

離開²

目睹了她們的離開
便沒有了消息

腦海裡只剩下已往的信息

一些衣，依然愛穿
一些話，仍然在說

也許，只有一場風沙

換來的
便是匆匆而過

2020 年寄自湖南

觀音堂內卻是滄桑歲月
昨日真實得如同影子
你只能呻出一連串的呢喃
瞪開的雙眼漠視
宵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是你善良的心不忍
還是啞然失聲
法律前視你如無物
還是你雙手早已被束縛
無法施展
法律是凡人的自欺欺人
總有人可以凌駕法律之上
失去的豈止是香油現金
上環韌性的脈搏在跳動
一尊疲憊的塑像
孤獨地仰天長嘯
對抗不了的司法荒涼
期待天庭之路
有非人性的訴求

2020 年寄自香港

■李國七

北 方

僅僅就這樣走過，北方
僅僅就停歇一個季節
當時風尚未吹起
雪藏在遙遠的山巒
災情是沒有想像過的科幻片
苜蓿草是荒草萋萋的寫真
我們留下嘆息和喘氣
夙夜沒追完的玄幻小說
滿室幽暗春風或者夏炎
抬頭看到壁虎和蜘蛛
那是我們想像中的小孩

寂寞窗口

再多闡述和總結
仍舊說服不了自己的良知

簡陋土巷一寂寞濃鬱土房子
土房、苞米地、灘羊、杏樹
寂寞之地，住宿我合法的妻
給她承諾繁華富貴以後
我即刻背棄諾言和她
投奔代言經濟繁盛的胡煥庸線那一頭
留給她的實在不多
承載炊煙的或高或低窗口
幾分或者數畝重城的田窪
常年缺水欠肥沃
一年一度的回歸
我在她子宮勤奮耕耘
試圖給她留下解除寂寞的莊稼
一年一度的回歸
我再次遠行到她想像不到的地方
繼續給她留下單調的寂寞窗口

■輕鳴

筆走神遊

刻在臉上的兩串淚
強勁雋永，好似原始的巖畫
但既無顏色，也不神秘
更像南北兩極生長的冰凌
反射抗拒著熱，奪目吸引著光
既要保持本身強硬的燦爛
又要享受生前自由的浪漫
嘗了嘗，一串辛酸，半串苦，半串鹹
舌尖上的味蕾挑逗心底的情 jié

蝴蝶掀起的疾風急停
白雲編織的白帆墮落
藍色的多立克石柱從海溝中緩慢升起
嫣紅的歌聲妖冶地盤繞纏擾
輕飄的又 wēi 又峨的灰牆上
手握激光的機器人宕機僵立
黑浪扮成各種鬼臉撲來，腥臊
行完貼面禮，還要強吻
“夢境？”

你全身一顫，脫口；
“這還用問？”
她穩如磐石，答道。

三位詩人裸體赤身，肩挑
沈重的蒼桑，排成情詩一行
往哪兒走，都要走向死亡
春雨濫情，凌霄鸞尾頭頂蔓延
仰望銀河蟲洞，雙軌狂嘯
高鐵呼嘯而過，冷峻的鋼條綻放
罌粟摧殘璀璨的樂章

“天哪！”巨痛戳破穹窿
錚錚、hōnghōng、啾啾、línglíng
青澀清純的峽谷中回旋回蕩
古今東西的廢墟內犧牲飄香

■蘇拉

尾 聲

詩人與他沒人讀的詩
睡在一起
像大海抱著一艘船
在藍色裡沉迷
白天熾烈的太陽已經退去
他們躺在清涼的月光中
微微搖動

界 限

像寧靜的風暴中一只冰涼的橘子
傍晚以無限的藍充滿我
星星一粒粒灑上手臂，輕輕轉動
水面鋪滿天空，一隻野鵝
緩緩游過，給夜晚定義了界限

2020年寄自紐約

黑、白、黃各色情仇蒸騰
宙斯、佛陀、老莊會聚雲峰
一同觀看，阿基琉斯大戰希特勒
甘地與悉多的離合，還有那蒹葭
白露欲滴，原子爆裂狂虐……

咦，臉上的淚竟然全無
被風，被太陽，還是被暗 shì 力、
暗能量
記憶翻遍，蹤影依舊成謎

jié: 結、節。

wēi: 巍、威、危。

línglíng: 泠泠、玲玲

hōnghōng: 轟轟、烘烘、哄哄

shì: 視、勢。

■ 達文

關於文化

究竟如何流離失所
你們怯於逃避群氓
把新生嬰兒送人

葬禮之後你再次掙扎抽上一口煙
我們習慣餓著肚子誤解你

晚 詞

暮光
把已經乾枯的節令
剪成山巒的形狀

擋住鄉愁
以及永不冷卻的寂寞

居然安可

你們
真的願意
再把悲劇演繹一次

群英會

整個夜晚我們交換海洋的語言
整個夜晚
僅僅是唇的影子
偶然重疊過

因此我們不再相互凝視
用同樣的表情公開展示
令陌生人畏懼

■ 水央

飛

港口的風吹來
灌滿騎在自行車上
薄輕的風衣裡
鼓脹起來
我像一只風箏
獵獵作響
開始飄飛
……

卻不知道
那頭的線
給誰拽著

夜 游

入睡不久
被一束追光射醒
風濤正洶湧激越
通體透亮的我
毫無困意
縱身躍入
茫茫夜波

有去無回

投出的一個問號
消失在黑暗和寂靜裡
沒有落地的聲響
更沒有回音
彷彿落入一個
無底的黑洞

2020年寄自羅德島

■ 童童

雪 人

在希臘，譬如在F街散步
我心裡會一直想著我的父親。
——恰似光在暗淡時
我學會面對自己微笑
只是不知，我因何常不知所措
只是在霞光中，會有個女孩
一直在尋找一隻失蹤的貓。

打開窗簾……我在想
她會不會看到我陌生的臉？
猶如自身缺憾的，誰又將是你
心底不一樣的海？

唯 願

雀鳥在窗外鳴叫
我捧著一本新書
我似乎早已熟悉這裡
記得一個月之前
在人間的更遠處
——兩棵銀杏樹之間
時間慢慢離去
鐘擺敲響
你將手放在我的手上
日光照到你的臉頰，搖動葉子
寂靜的淚，紛紛落下……
這是我們最好的時光。

2020年寄自荷蘭

■鄭建青

居家小記

春風弄
風鈴錚錚
仿聲鳥

車棚下
麻雀與我
觀春雨

樹影晃
春風隨意
撩籬笆

鞦韆蕩
鄰家童聲
繞斜暉

夕陽落
不捨橙輝
散書桌

一行詩

- 1
斑葉先落秋分
- 2
一隻蝻蝻聲單調悶夜
- 3
秋月幽白竹笛
- 4
疏雨點點落四檐秋聲
- 5
一頭黑牛反芻餘思

■王德席

向善之苦

敲鐘月明，萬物其善
一隻野鹿，同夢相牽的花朵
內心喧響的大地一片蔥綠
萬物低垂有向善之苦
即使蒼煙壓低了稻穗
一任山風刮著遠處的人們
若一位隱者彈撥琴弦上的音符
猶如一棵樹上多結了幾個瓜果
用一杯夜色敬你半杯月華

生命的暗香

大海在我的身體裡潛伏
每一輪日出都藏在海底
我感到黑暗對我的撫摸
幾乎觸到內心深處的光
這是肋骨佑護的玫瑰
午夜問路，苦海擺渡
一個不願還俗的人
內視、內知、內證自己的存在
與天地合其德，生生不息
只因我有佛陀的肉身
隱匿著光及生命的暗香
內心聚攏無限的力量和慈悲
披滿身星光懷抱花朵的喜悅
走向群鳥覆蓋的村莊
要把破碎的月光打造成釘子
才能修好內心仰望的夜空

2020年寄自山東

■苦海

祖國，我的三點式女友

在京劇臉譜上，一句句唐詩宋詞中
大紅的旗袍，揮舞絲綢，指點著五洲。
我女友的身段，曲折，曼妙，性感
躺成我的中國地圖三圍標準的海岸線。

我的第一個女友的名字叫上海。
太平洋的陽光照耀在她儀態優雅的線條上。
我女友的名字也叫大連，青島，深圳，珠海。
渤海灣，長三角，珠三角是她最迷人的三點。

封面女郎

星期一中午，我坐在陽光曬熱的沙發上
翻閱一本雜誌，我於是就想
和雜誌封面裡的那個美女一起看海

一個雜誌的封面女郎
長髮飄飄，無戀愛可談，站在海邊
我讀著這本雜誌，真想辭職，走進封面裡

像走進一個藍色的舞廳
大海邊的女郎，您是我心中的女神
我今天下午就不想去上班了
想去她的海邊，和她並肩坐在一起看大海

在客廳，觸摸著星期一的陽光，金黃美麗
像小偷一樣，從窗外溜進來，照耀在沙發上
沙發把手上有一本我天天必讀的雜誌
只為了欣賞封面大海上的一個妙齡女郎

我猜想海上的蔚藍和我客廳的金黃是交相輝映的
海邊站著的那一個身材一流、熱情奔放的美女
我想和你一起不上班了，去共浴、游泳在大海上

可是，如果，我走進雜誌的封面裡，是不可能的話
無論如何，我也想，讓畫中之人，從封面裡走下來
和我一起坐在星期一我家中溫暖的沙發上說說話。

2020年寄自黑龍江

容許我放牧此心至你的宇宙

——長歌五疊悼楊牧

初心：此中有象 · 默默不察

容許我回頭，放牧此心，那曾犯傻的孩子，至你的宇宙。

至你年少的溪口，那伴聽洄瀾的水溜；至秀姑巒山那花季的頂峰；至三月雨後的驚蟄，有陽光謝落一樹棟花的草皮。

你的宇宙，如春在花，孩子的季節和方向打這兒出發，默數你年輪的迴圈，記誦自己的心跳，奕奕然以之辨識、指認島嶼脈息的顏色——晦澀的果敢是祖母綠，燦爛的古典是寶石藍！

而時空恰是一望三千頃的生機，耕耘機必須騰雲駕霧，那孩子繼續犯著充滿自信的傻，在日頭下穿梭分秒，在晨與昏乘著南風奔跑，如一隻折鷺，不停的飛……

怔忡：此中有物 · 惟恍惟惚

夜夜我輾轉榻上折疊我執拗的翅，折左的向右，疊右的向左，一遍又一遍，擁抱困獸的疲憊入眠，歧羊的倉皇迷散。

白日想回頭數算什麼，卻迷失於山間寂寥的足印，我停在閒人止步的告示牌前，空氣中瀰漫著不明飛霧。

苦艾草花的絨球游移，柳棉垂墜，迴旋如三月遲疑的斗柄——因季節失序故方向失準。

頃刻虛實有無生死，渾茫飄渺幻化

紛紛，這人間無可言喻的變易，暫停！如山徑間疾走的行人，止步，於告示牌前的怔忡。

類此的泥濘溷濁也曾晦暗洶湧，如霧如潮，而那時你的夜燈，總在子夜的樓頭靜靜掌起，為昔時拍岸而來的浪濤，為幾番躊躇不前的，夜的船帆。

默示：此中有信 · 機杼造化

容許我放牧初老的此心，頓悟於你曾默示的宇宙。

恰也是孟春的夜晚，鴿哨不止烽煙欲燃之際，有新花如冠亂墜於天；恰也是眾宿合弦罷熄火而去，賢愚不肖各取歸途之際，此刻天地倒懸著臉，如一魔髻以玄漆的洪荒，有人端嚴於前，坐化如示現搖光遲步，隱逝於眾人之眼……

你說你之生乃六先行星之死……，你之死乃北斗之死……，而眾星之死乃一日子生……

你說：“爾等必須悔改！”又說，在時間嚴肅渡向新日子之前：“都市的浪子必須回歸農村”……否則……“葡萄不再結籽，藤架即將頹落，井水即將枯竭，瘟疫開始流行，如是者三年”……

啊！三年何長？蜉蝣之生卻迅比無常！如今空寂的長巷已逼向傾圮的城廓，荒蕪的心荒蕪著荒蕪的土地……

是的，吾等必須悔改！必須解甲歸田，回到最初的桑林社，那忘川流域的耕作。

曾遭流放的牧者啊，快從打不開星空的風雪中歸來，躬身吐哺，向飽經滄桑的大地之母，打開太陽谷地裡的羊群，如同打開森林後來的孩子。

吾等必須悔改，必須回去當初啟航的港口，不再奉悲傷為出發的神，要讓死者的歲月不死；讓巍巍虛懸在下的眼睛復明，好靜觀翠鳥怡然的低飛，飛過松柏的園子，緩緩，是朝陽曬入的樣子。

是的，吾等必須悔改，一如東風之必須解凍！

牧心：此中有悔 · 悟之以真

容許我回頭放牧，如牧心中這頭低吟的獸，至你的宇宙。

任其踉蹌踴躍，守候仍多風雨的南方；任孤獨遣來的獵手上下求索，逼視命運的無常。

請垂憐尚未悔改的靈魂，我的獸，請放下頂戴冠冕，放低種種伎倆皇的姿勢，以卸脫我馱負已久的詛咒。

勒馬的騎士啊，此刻若須飲馬，請奔赴純淨如洗的泉源，啜飲你先知般的箴言，領取善良的信仰、美的聖體，以孩子的天真，穿越那折射過光陰的風雨，回頭！

回頭唱起牧歌——繆思眷
我，繆思戀我，百靈鳥珊珊
而來，一枝橄欖葉，是我不
忘初心。

宇宙：

此中有道·相期與來

容許我放牧此心，如牧此刻
尚在歧路的羊，至你的宇宙
。

你的宇宙，似往已迴，你不
再費力地走進誰的杯盞，任
誰飲盡，誰憂戚的神色；不
再等待夏日回頭的海涼、聽
冷天高處的雁啼，或與紅胸
主教的短喙辯論，誰才是宇
宙至大。

無疑，宇宙曾是你的手勢，
迴旋以各種生存的姿態，編
織過肅麗莊嚴的體裁，聲韻
典雅隱喻繁複意象紛雜；然
宇宙確是無論什麼神魔，都
將可朽的肉身。

唯一至大是你以愛見證，這
垂向泥土的重量，是蛻盡悲
傷的喜悅，是你煉淨的永恆
——靈魂單一純粹，趨向美
的極致，此生之舞，你已完
成。

你已完成，於你神諭般的預
言、於美、於群星之後，你
將接軌另一首，那是你的宇
宙——你心中雪亮的 Uni-
verse。

2020.3.31 北加州飛夢市

■黃勝源

天使般艷麗的劉艷麗

劉艷麗，湖北荊門建設銀行職員，追求
民主憲政，曾參與探望慰問抗戰國軍老兵
的活動，呼籲官員財產公開透明化，網絡
發表過批評前國家領導人的言論，被地方
當局視為違法犯罪分子，進而被監視，於
2016年被警方羈押，一直到2019年才正式
開庭審理，但並未找出判決其有罪的理由
，繼續羈押至今。對社會各方的呼喚以及
辯護律師的各項維權要求置若罔聞，已經
進入無限期羈押狀態，不了了之。

之一法庭陳述的劉艷麗

這樣的紅梅麗質連神仙都會怦然動心，
這樣的冰清玉潔讓魔鬼都會舉手投誠，
纖纖玉臂還打著石膏，就要走上法庭，
真不知牠們是不是人？還有沒有良心？

牠們早已容不得半個異己和絲毫悖論，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專制依然鐵板釘釘，
即便牠們自己的陣營，只要涉嫌犯上欺君
照樣毫不留情，毅然選擇用暴虐來維穩。

折騰了兩年，假惺惺開恩可以取保候審
不等你喘口氣，立馬就飛舞啣當鐵繩，
特意選在除夕的臨近，讓你銘記終生！

天使的靚笑楚楚動人，為了苦難的眾生，
你不顧小家的溫馨，執著地為弱小請命。
春風在鐵窗蕩漾，不多久就會楊柳青
青……

之二鐵窗下的除夕

煙花在夜空綻放，禮炮在鐵窗外轟鳴，
又是一個輾轉難眠的除夕，黯然傷神。
總把若無其事的靚笑留給探監的親人，

把眼淚深深埋藏在心底，直到夜深人靜，

一縷縷強烈的傷感不可抗拒地襲遍周身，
兒子那小太陽一般的俊朗臉龐如影隨形，
梨花的顏容情不自禁，落滿了春雨的晶瑩，
內心的祝福充滿酸楚，祝你平安一生！

兒子，當你長大成人，天空將霞蔚雲蒸，
沒有悲慘的文字獄，沒有千里籠罩的妖氛
沒有洗腦教育，沒有邪惡的九陰真經，

沒有強制的紅布片纏繞純潔無瑕的脖頸，
沒有變相的宗教，沒有謊言文化的奸淫，
只有滿園的鮮花，只有陽光雨露的溫馨……

之三零落如花的艷麗

自薦參加選舉，呼喚憲政，關愛抗戰老兵
為弱勢者奔走，為含冤受屈者仗義發聲，
呼喚官員財產透明……這就是你全部的罪行
惡魔肆虐的國度裡，天使只能在荊棘中凋零

國寶們對你圍追堵截，警告、監視和拘禁
八個月羈押後，假惺惺地取保候審，
限制你的自由，限制你的旅行，
為了不牽連家人，你選擇了離婚。

牠們依舊不依不饒，將你打進了急診，
還不等你骨折痊愈，強行把你帶出了院門
石膏和繃帶包裹的手臂看起來觸目驚心

潔白的繃帶滲出了點點血跡，像梅花的
芳馨，
在凜冽的嚴冬裡向人間飄逸，超凡而出塵，
即便零落於泥濘，也要泣血呼喚艷麗的
陽春……

2019.2.3-5 湘西

■力虹

悲愴四章

第二章：土豆

一、

土豆！當我使用文字來敘述
妳小小的黃金內部所包容的無邊的黑暗
殘酷的春天已接近尾聲
我坐在潮濕的地上
一盆土豆伸手可及
讓我品味到文明的虛妄
與每日的腸胃之間多麼遙遠
在存在的真實層面上
我已看清這二者之間相隔無數河流
謊言的河流
愚昧無知的河流
在人類的額頭上滾滾流淌
只有土豆，這金色的鳥兒
悄然地穿越而過，一日兩餐
停留在我冰涼的嘴唇邊
使我的饑餓
有了一種難以言說的創痛
我真怕如此已玷辱了妳的高貴，土豆！
來自土地母親懷中的土豆
發芽的、被蟲蛀過的土豆
妳目睹了一個生命在最慘淡的時刻
呈現出金子般的光澤
妳默默無語地賜予我的
比這個世界所能給予我的全部還要多。
我突然想起一幅油畫
食土豆者圍桌而坐
燈光如豆，饑腸如鼓
在荷蘭，在十九世紀
也許就是我此刻的寫生
人啊！當時空崩塌，萬物消逝
只剩下妳的空胃和土豆獨自面對
妳就會在一道奇異的金色光芒中
看到雍容華貴的土豆
以王者的氣度
圍繞妳的昏暈翩翩起舞……

二、

一間房子在地球上

我坐在這間房子的陰暗處
伸出蒼白、細長、神經質的手指
去剝土豆的皮
我掐掉芽瓣，挖去蟲斑
把撕下的皮小心地堆在壺起
作為午後的點心
我要把它珍藏起來
盆中的土豆冒出淡淡的熱氣
像一座海水包圍的小火山
我俯身其上，冰涼的肌膚開始暖和
在這間幽閉的小室內
我久已記不清
太陽最後一次照耀時
我如何像一個紈袴子弟
無視陽光，讓那百萬財富從手上
白白流失。
現在，從發抖的嘴唇
到熱烈的土豆
大約只有十幾公分的距離
至少在這一距離之內
我是幸福的！
這中間，季節和生命瞬息流逝
高高的鐵窗外
昆蟲、落葉和雨雪次第飄過
哦，流淚的詩！哦，夢中的家園！
只有土豆的金色光芒
把這一切串起來，像一串金鑰匙
掛在我的胸前
使我不至於永遠迷失

三、

土豆！我現在坐在妳的面前
屏住呼吸，像一個
來自外省的窮孩子去晉見帝王
不敢有任何輕薄之舉。
一種與生俱來的敬畏
突然間使我忘記了饑餓
我四肢乏力，雙目無神
紫霞祥雲中我聽到一支聖樂
從天而降
喚醒了另一種更加致命的饑餓
這種饑餓與牙齒和消化無關。
這是一聲鐘響，從德意志黑森林傳出

點燃了聖徒們的狂歡
這是一場大雪，從西伯利亞南下
覆蓋了最後的一塊大陸
這是來自黃金內部的謊言
腐蝕了眾多天才的大腦
這是源於太陽深處的黑暗
吞噬著大地上最後的火種
這種饑餓！不是因為沒有食物
而是由於食物過剩。
饕餮之口，深不可測。
傾吞了半個世紀的人性、良知、正義
一代又一代青春、夢想和血肉之後
我看到了又一場瘋狂豪宴
在全球最大的廣場上悍然擺開。
這場豪宴啊
它所帶來的更深、更徹底的饑餓
使一個國家淪陷其中
不斷地被卑視、被拋棄、被遺忘
從古到今
嘔吐著無盡頭的胃酸和孤獨。

四、

面對土豆和饑餓的槍口
我無法選擇，哪一種
對我更加仁慈。
我不知道
人類需要多少歲月的咀嚼
才能將這饑餓一點一點地消化
而土豆，妳帶著大地溫熱的土豆啊
我除了妳
還能依靠誰
來繼續我的生命和歌唱！
啊！黃金的土豆！金色的鳥兒！
親愛的太陽使者！
金色的夏季即將來臨！
我閉上眼睛
深深地吸壹口氣
我伸手取食
輕輕地咀嚼，細細地品味
以一個世紀的速度狼吞虎咽。
最後把落在地上的碎末揀起來
放入口中。
暮鐘敲響了
食土豆者安睡了
他的內心充滿了對上蒼的感恩。

■逸雲

享受失眠

如果你還在工作，有公務纏身，失眠無疑是一種地獄的折磨。假如你像我一樣，已無官無工作一身輕，又不為衣食住操心，你就可以盡情地享受失眠。你躺在床上，黑暗使你的兩目放鬆而且自然地睜得又大又圓，像夜間的貓眼那樣。你的床變成了木筏，你的房間擴展成整個宇宙。你平靜地漂，進入童年的天真，壯年的發奮歲月，又回到無憂無慮的老年。從老子的白鬍子白眉毛到他的“返回嬰兒”的境界，從孔子生前的失落到他死後的輝煌。莊子在逍遙遊中無意實現了他鯤鵬展翅九萬里，又有蝴蝶那種自由自在的美夢。……回到自己，雖一無所成，卻也自在一生，沒有悔恨和煩惱。因為自在一生，即是大自然賦予人和其他萬物的使命。失眠使你的時間延長了，失眠使你進入了多維的空間。你的小筏子好像變成了一只花籃，人生不過是花籃中漂泊的嬰兒。

“人”造電腦

人一出生便是一部嶄新的電腦，哇哇叫的嬰兒，姍姍學步的娃娃，在空白的熒幕上隨意塗啊畫啊，無邊的天際，無限的宇宙。少年期的電腦，跑得靈活，算得快。青年期的電腦每天都在換軟件，要的就是遊戲，速度，多功能。中年期的電腦

■圖雅

陽光柔和了起來，風還在動

現代性的寫作與思考，當今國際上從上世紀始，就逐漸開始趨向科學態度，去情緒，或說在神性的此岸，試圖以理性態度與藝術方法來寫彼岸情緒。

在說到我的情緒化寫作時他引出了此番議論。

現在是下班時間，已完成單位年鑒的最後審閱。我想起它。

這個時候的我，是理性的，在此岸，樓下湖裡的蛙聲熱烈地叫了幾下，就被侵略性極強的除草機聲響淹沒，這種小豬般的集體吵鬧，直升機聲音的模擬，趕走的何止是蛙聲。

可我還是想到彼岸，我有彼岸嗎，它在哪裡？

2019年寄自天津

就開始出毛病了，不過還好，還有很多更新的餘地。我現在是一部老年的電腦，裡面的垃圾太多了，要什麼文件數字姓名，一時很難火速跳出來，還好，只是要稍微耐心一下。更新是不可能了，要怎樣保持現狀不退化呢？最好是在微博上多發表。有讚無讚無所謂，遲鈍的電腦要經常開著。否則，哪一天它就起不動了。對著黑色的熒幕，你只會發呆。

■阿薇

安靜的雪

別小看了這場雪。片片雪花，大的出奇，漫天裡飄著，直要將這大地埋盡。

雪是安靜的，從不吵鬧，也不沾衣。雪後的世界也是安靜的，如同在棉絮下熟睡的女人。

我喜歡佇立於窗前看雪，看那雪花飄舞婆娑、輕輕墜落，看那大地萬物如何接納這來自上天的情種，看那偶爾路過的一兩個行人如何從這銀色的世界裡蹣跚穿過，然後消失在無聲無際的茫茫之中。

夜晚的落雪則像是在編織一場夢。聽不到雪花敲窗的聲音，也沒有傳來樹枝折斷的聲響，只有一個安穩的長夢，安穩的夜色，安穩的世界。

當清晨的陽光投入窗櫺，外面早已是一片耀眼的銀白：銀白的樹木，銀白的大地，銀白的視野。而這一切又都是分外安靜的，靜謐成一輪皎潔的月亮，靜謐成醒來的月光。正應了陶淵明那句詩：“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

喜歡在飛雪的日子裡坐下來煮一壺好茶。品茶也是一種安靜。看那茶葉在水中上下翻飛，卻不動聲色；看那茶湯由淡變濃，心也隨之染成了金黃。然後一口一口的將季節嚼成春的模樣，想著江南那明前的採茶姑娘，將自己安詳成一朵蓮、一尊佛像。

窗外是一地安靜的雪，室內是一壺安靜的茶，心中則是在安靜中媚媚而行的春。

2020.03.22 寄自吉林

■陳銘華

緣

早上六時正，雞鳴不已……手機終於醒覺，一夜風雨盪氣迴腸……手挽花籃的你從屏中深巷盡頭走來

一切分毫不差地按照前生設定的程式演出

2018年7月24日

荊軻新傳

011111000101 0110 0100

數字高速跳動。無圖也無匕首，只有一只塑膠袋以及鏡頭前的丹心一閃即逝

他，又離開了

2019年6月4日

快餐店

這裡的天使多半超重，雞塊出鍋時，飛得雖然還算巧妙，但其實艱難，慢鏡頭看就像滑鼠在課室螢幕上拖著移動的尾巴一樣

我常常為那幾條陰影苦惱，但想到她們放學後的快樂模樣，還是香脆利辣地下單吧

2020年1月12日

■張玉泉

歷史的花朵

歷史正在荒蕪。前進者被夜色阻攔。花朵即將落地，鮮艷的夢打不開現實。

我們相互遙望，卻無力走入彼此的內心。因你是一尊無可褻瀆的神靈，在寒冷之夜獨守寂寞。

我將面對自己的陌生。我將在花影深處揭開一片風的花瓣。

難以留駐自己的香息，等待著一場雪的磨難，等待著一陣急促的腳步，踩響空靈。

我輕聲呼喚紮根黑夜的松，或許一縷夜色即將在松針裡築巢。

他目睹多少時光的火苗，在體內燃燒出粘稠的眼淚。他有多少正直可以炫耀，多少曾經飽含愛的火苗，在體內擦亮。

昨日的繁華

這裡已沒有昨日的繁華，已沒有少女的微笑。花瓣擦過臉龐的失落，掬起晨起的陽光。

風即將搖落枝頭的初雪，搖落悲傷，搖落星辰。我撿拾這些蒼翠的綠，滿地的心事。浮動在遠去的腳步之後，彷彿是你倦怠時的回眸。

讓花海埋葬記憶，在青澀的枝頭締結傷疤的果實。讓我手握自己蒼涼的心跳，在花瓣飄飛的黎明站立成一尊凝固的雕像。讓你的手放開了風箏的心，讓一片湖重新恢復雨中的蒼茫。

2020年寄自北京

■任敬偉

恍若隔世的小樣

1. 小心

大風起兮。我不看雲飛揚。揮毫。三千眾生，面向一方。一張宣紙上，我調動全身的力氣，畫出笑、畫出骨、畫出難鳴的孤掌。

照耀瘋狂。但我不敢大聲歌唱。我要提防，翻牆而來的流感，用針尖對著孱弱的咽喉，單薄如紙的生命。我要收緊無量的鼻、無辜的唇。提防冷不丁地放出億萬顆病毒分子的噴嚏。

但對不起，側鋒。我不起承轉合。我要春暖花開。不要畫虎蒙皮。不要剛愎自用。

我害怕掉進獨裁的深淵裏。被偌大的孤獨，浸泡著我半身不遂的呼吸。

2. 轉身

轉身為空。再回首，天，空。轉身，那些魅影，空裏偷閒，把心思掏空。無所事事。轉身，將幾朵瘦精精的蘿葡花拈空。焦渴，嘻嘻笑，藏著輪回。

轉身，絮絮叨叨的腹中空。轉身。生活的網，空了殼。因果，成了妄。轉身。撒謊的鴉雀，撒歡的母羊，抖動著乳頭的天馬，為空。

畫卷、發怒的羔羊、刀嘴的美婦為空。網坨溪的網，網坨溪的坨，網坨溪的溪為空。

一轉身。對網坨溪無恥的愛，亦將為空。

異格 南京7人 雷默組稿

■路東 1956年生。南京大學畢業。1979年開始寫詩，作品收入《朦朧詩選》《青年詩選》《探索詩集》《新詩百年大典》《中國當代詩人100家》等多種詩集。

圓與數

一個夢，誘惑我完成它，我從這個圓中最微小的點
如風似影，穿越數的藩籬，朝它的邊界奔跑
這相當於逃逸的練習，這個夢終結之前，必須到達圓周
空蕩的圓周上，人呢？炊煙不起，也無技術的燈光
只有一個夢的靈魂在閃動，我與圓周率一起自在奔跑
圓周率你好！我酷似虛構，此刻，我來自夢
我像一個拒絕循環的無理數，由於我更像個虛數
比無理數跑得更快

這是一個突兀之圓，圓之為圓，從寂然中突兀而出
我開口談它，它就突兀於詞，它的影子
形而上下，在句子裡旋轉，產生大批幾何的暈圈
詞語說，這個兜圈子的圓，數，從內部掌握它
這個圓中的山石河流，花木或飛鳥蟲魚，凡可名之物
都誕生於數字三，而人，誕生於詞語
這類事，遠早於河圖洛書，我時疑時信，疑大於信
史記，談三皇五帝，天子文王，對此不置一詞
我也只略知一二

我略知一：這個圓出現之初，幾何的領土就交給了數
有理數，以循環力規訓了這個圓，鐘錶模仿它
一圈又一圈不停打轉，這鐘錶，很像個傻子
它就出自數的譜系，有理數，露出了一張金屬的圓臉
我略知二：一代又一代人，鐘錶一樣兜圈子
古老的眩暈症，產生於數，又鞏固了數學制度

勞作於這個圓，我開荒種地，也種睡眠花
我也勞作於句子，這個圓中，一定有某個不名之地
進入它，可以白手起家，一定有某種句子
獨立於數，它陌異於各種經典，也不是數的宿敵
我準備寫出它，在這類句子裡安身立命
比如，從飛這個詞，我發現了弧形中一群布穀鳥
這些神農氏的後裔，急迫於飛，放棄了高度
才貼近大地，布穀鳥飛入農業，為飢餓者鳴叫
從我寫出的句子裡產生回聲

一個短暫的人，在這個圓中給予什麼

藝術，禮節不足，它從幾何中綻出，才略有微光
我勞作的身體，也是作品，為了圖文並茂
我評論幾何圖像，對舊句子不恭，才脫口成雲
不及物，有形式主義嫌疑，得罪了現實主義
在幾何，大眾圖像，每天都普及，不知平庸之惡
幾何，賦形於鍋碗瓢鏟、紙與鏡，也賦形於國家公器
與三角形、方形這類日用的圖形相比
一些抽象圖形，不成方圓，屬於幾何中反骨性圖形
像當代藝術某些作品，反主流，衝擊了視覺史
它們，與我彼此暗示，反對圖像之罪

這個圓昏昏沉沉，當代的圓，仍昏昏沉沉
圓與數，已成為我的黑神話，每時每刻，數也規訓我
一切數，都玄秘於數理，數理，又玄秘於這個圓中
一切生長之物，這像一種牌局，數理的底牌
它掌握在誰的手中呢？為此，我玩文本學遊戲
寫一些酷似無理取鬧的句子，一些不真不假的句子
數學天才不一定看懂，但數的政治學糾纏我
為了計算每一天，整整齊齊，許多人站在有理數一邊
我的青春期，在有理數和無理數之間，搖擺不定
從幾何編年史進入它的故事，我才節外生枝
與這個圓中各種幾何流派，爭執有理數的正當性
之後，從鐘錶中找出中年，我在複數中隱居
隱居在一個微小的點上，相對主義從複數中產生後
我也不喜歡它，五一勞動節，大批數字附體的人
獻身於數，在廣場上狂歡，歌唱勞動的意義
而我，懸置了一切理，這不僅是由於我像懷疑柏拉圖
懷疑有理數，我也懷疑這個名叫路東的人

大白天，天氣灰暗，絕無一種事大白於天下
這個圓的天氣，幾何的天氣，就是有理數的天氣
氣象學的數學公式，推不出有理數的烏雲
而卦象中出現的數，或陰或陽，大多數年代風向不明
以數來談，我假想的晴天，三分之二被霹靂成碎片
大雨，像一種乘法運動，會突然下得猛烈
從這個圓中心的高度往下落，它起初是點，之後是線
落入民間生活，聚集成面，成為大面積泛濫的水
這個圓習慣性下雨，一個朝代落向另一個朝代
我就住在烏托邦的江河旁，我逃逸，要在決堤之前

在圓與數，勞作於句子，如今我已語焉不詳
最近，我從一堆數字中看見自我，它已是一筆爛賬
一個夢，誘惑我完成它，我一定要如風似影
朝閃著靈暈的圓周奔跑，在圓周，自在奔跑吧
圓周率你好！人呢？此刻，我像一個拒絕循環的無理數
由於我更像個虛數，比無理數跑得更快

■馬永波 1964年生，文藝學博士後，1986年起發表評論、翻譯及文學作品，出版著譯《1940年後的美國詩歌》《自我的地理學》等70餘部。

讚美

一個高大的父親脖子上馱著嘎嘎尖叫的兒子
走過很久，他們的笑聲還像彩色泡沫
漂浮在黑暗的樹頂是值得的

穿過雨大了起來的黃昏不帶傘
把防水黑大衣的兜帽翻起來像個無名的革命者
走過濃密枝葉下乾燥和潮濕交替的甬道是值得的

年紀漸老且作為陌生人肆無忌憚地打量
孤單地站在各種明亮的店門口打扮漂亮
等待下班回家或無家可歸的女子是值得的

在地鐵口的猛風中像蛇一樣靈活
像鴿子一樣柔順地避開洶湧錯雜的人流
與這些面孔的幽靈相遇即永別
看著他們像紙片一般扭曲飄搖是值得的

雨水在紅白藍黑各種顏色的車頂上閃爍
但依然是白色的是值得的

學生和小販用各自的方言討價還價
小販不時用手扶一下歪斜的綠色大洋傘
用烤紅薯的大煤油筒烤黑大黃梨的底座
發出焦香味是值得的

縫紉女窩在人行道邊廢舊面包車改裝的工作間
手指粗紅面頰紅潤埋頭苦幹頭髮枯乾
不思考為什麼自己會在這裡是值得的

一個中學生對伙伴們說他爸用圓周摳他的臉
頓時在昏冥中一只白色大胳膊劃著圓弧
卻沒有相聯的身體是值得的

活著是為了弄明白為啥活著是值得的
不認父者，必認賊作父，這個結論是值得的
我此刻活著，你們也活著，還有許多人無名地活著，是值得的

■覃賢茂 1964年出生。出版專著有：《易經說什麼》、《黃帝內經與運氣推算》、《金聖嘆評傳》等二十多部。

黃昏之詩（十首選六）

之一

“快點，快點！” 站台的鈴聲，夢中一般，像似
幾乎忘卻的耳語，那麼遙遠，一定是來自天邊？
內心在著急什麼？你能比夕陽鐘樓上的指針，跑得更快嗎？
我知道，愛上不應該愛的時光，她會告訴歡愉了你的秘密

喜歡在這時，看到枇杷樹拖著的長長的陰影
喜歡聽到外面院子，偶爾的狗叫的聲音
喜歡的時候，在朦朧的暮色中，突然看到青春的背影
黃昏星出現的時候，在晚雲中，又讀到，某一個名字

好快啊！三月，悲傷有了一種遺忘的語氣
還沒有點燃的生日的蠟燭，不可能燃盡
去年一起看桃花，花被你看得飄零
記住，所有的虛妄，在回憶中，都會慢慢成形

之二

只是黃昏也就算了，只是閒愁也就算了
不應該，風還在芭蕉葉上，絮絮述說曾經的故事
只是風，也可以，但是為何還有暮雨，點點滴滴
是的，不應該啊，從下午，一直就在，白白消磨光陰

是的，就是在這一刻，雨聲掩飾了忽然的哽咽
那天也是一樣的離別，轉過頭，不想聽，薔薇對春雨的告白
那花瓣上小小的水珠，轉瞬，如無益
回憶，如這季節，迅速變易，燕子飛去，逝者安適？

說這些，有意思嗎？春草體會季節的暖意，瘋狂生長
天地如此之大，陰陽浩浩，變幻莫測
其實最大的悲哀，不是，有關於這世界的毀滅
一定，不要，把蒼茫的暮色，當成你卑微而隱忍的孤寂

■代薇，當代女詩人，專欄作家，新聞記者。著有詩集三部，另有散文隨筆若干。曾獲《十月》等詩獎。

但是沒有

我以為時鐘會停擺
我以為，太陽會難過
星星會自責
我以為那列往返於
你我之間的火車會一直開進海裡
“仿佛十九世紀消失在霧中”
但是沒有
我很傷心，親愛的
原來你不是那麼重要

後會無期

願你良日啟程
周游世界
如果再不相見
那就早安、午安、晚安

我們留給彼此的
是冰川留給地理的
願你永不回頭
願你值得我狠心

相愛的人就該棋逢對手

讓他們相愛吧
最深的愛情
基本不會超過 20 釐米
“你頭發的消息
你嘴唇的槍擊”
讓他們飛沙走石吧
像一場決鬥
相愛的人就該棋逢對手
勢均力敵緊緊相擁
彼此相愛相殺
折磨至死

■徐舒 江蘇武進人，曾當過刊物編輯。現為自由職業者，兩棲於南京、悉尼。

夢見白暨豚

——哺乳綱、鯨目
有心跳、用肺呼吸

今夜，我夢見到你了
鳥喙般伸出水面，無助的
尖尖的吻
從《爾雅注疏》泛黃的
血氧飽和度已經不足的文字裡
遠遠地
伸向我

伸向我的
還有你新月般升起的尾鰭
今夜，江面飄過去
一襲白色袈裟

去古惠濟寺

漫長的潛伏
靜默連續著靜默
穿過揚子江隧道時
機車聽不見
頭頂上泥沙流動的聲音

森林和山巒也在流動
木星北路的盡頭
惠濟寺外
三棵銀杏樹上所有的枝條
如屏住呼吸的下線們

正月初五的傍晚
一聲咳嗽，落葉和果實
從泥土上消失

■王宣淇 南京大學文學院戲劇 MFA，報紙副刊專欄作家。

最好的日子

那些愛著的日子
在雪裡紛紛揚揚

我看見
你輕輕推了下我說
“下雪了”
我們半醒著看窗外茫茫

多年後，你發現
最好的日子就是這樣

我

忽然就哭了
被什麼感動著
仔細想想，又沒什麼

坐在屋頂喝酒
貓跳過天井，尾巴橫向月亮

時光早走了，人留在原地

我這樣的
一個破碎的人吶！
擁抱自己也扎出血跡

你

想起你
不是因為看了電影
和夜裡

而是關於絕境
和赤貧的日常

離開你（其實從未擁有）
就永遠在走向你

瀝去所有的情
留你做最後的枯枝

背後的景
映成雪

■雷默 原名裴其明，1963年生於江蘇海安縣。1991年創立新禪宗詩派。美國詩刊《Talisman》介紹了他的新禪宗詩。出版詩集《新禪詩：東壁打西壁》。現居南京。

雞鳴寺

我好久沒有去雞鳴寺了
但我天天經過雞鳴寺

我們越來越記不起這千年古剎了
但南京人都知道這是一個地鐵站

從江北來的三號線與從仙林來的四號線
在這裡打了個結又各自奔去

每天早晨，我們像老鼠在這裡轉倉
碰撞，也來不及招呼

在地球上

我沒有遭遇過戰爭
也未經歷過地震、颶風

只記得童年，忍受過飢餓
年青時，或許有過自殺的念頭

一晃幾十年，春花秋月
日行夜臥，食與色

我已越來越戀這塵世了
越來越被山川感動

什麼是生死如一
什麼是人生如寄

那就讓我多寄一會兒吧
今夜，讓我醒在這美麗的地球上

●異格：南京7人選

麒麟詩刊詩選

■思鄉

朝拜的老婦

來自遙遠的你
匍匐著趕路
一次次輕叩地面的額頭
刻滿滄桑
彷彿穿過幾十世紀的烽煙
把佝僂的身軀彎下
再彎下播種虔誠
在香爐前的蒲團上深跪
讓記憶和靈魂
在偶像前
接受最後一次審判

■胡子

本名胡軍。《麒麟詩刊》海風板塊
主編。

冬 問

樹葉感預
你從高處十萬里
緩緩向山林挺進
它們好奇
你眼目與心怎可同樣潔淨
為何你從不遮掩極冷身軀
為何永不變色
它們無比好奇
你神秘居所與怡然步履
還有造物主賜你無比的寬心

■高付安

網名：人在五行中，河南人，麒麟
詩刊執行主編。

從落葉裡拆出 疼，寫向清晨

葉脈，還在枝頭
聽風聲，撕裂夜的重

我攔不住脈絡裡的一絲白髮

扯開晨曦
一縷縷朦朧的情話
對著骨縫，寫出洋洋灑灑

■紫君

麒麟詩社副社長，榮譽總編。

蘆葦的目光

我看蘆葦時
她也看著我
只是目光高我一籌

再看蘆葦時
她已白了頭
那翩躚的舞姿更上層樓

今早路過時
我看到了她的眼
卻不知光的去留
白雪壓彎了腰
也許這就是躲避對視
最好的理由

■黃祥貴

安徽馬鞍山人；曾在北師大中文系
作家班進修，有詩獲國家獎並入集。

父親的扛肩

與二月隔著一條河
與人間隔著一座山

他的叮囑，又一次在夢裡聽見

“已經是二月了，你不要忘記
把我的扛肩拿出來曬曬太陽”
我知道，年年二月初九
我就會把父親沒有帶走的扛肩
曬在小河對岸的石頭上

那裡的柳枝婀娜
那裡的水綠不會發黃
那裡的太陽有兩個
山上的那個是父親在朝下看
水裡的那個一定是我
河流揮不去的朝思暮想

他就在那條彎彎的山路
彎彎的河畔
用母親縫紉的扛肩
為我扛來了六十個春天

■ 龍 龍

稻草人

並非故意誇張，以彰顯個性
也不是裝聾作啞碌碌無為
恪守稻田，只用一個姿勢
讓覬覦者望風逃遁

沒有口腹之欲
更沒有名利場上邪惡的心
雨雪陽光
一樣讓我腐朽，當我倒下
腳底的蔥鬱之地，便成荒蕪

■ 周 惠 業

中國作協會員，獲過多種獎項，入選
多種選本。著有詩集《心香凝露》、
《大荒拾翠集》（與父親周昉合著）、
《遇見》。

在一個夜裡，與 嶗山相伴

泉水，溪流，那些樹

蝴蝶睡了，大山睡了
只有偶爾的鳴蟬

風從峽谷吹過來
越來越涼
星星的光弱弱的
青草的香輕輕的
不知名的野花，濕漉漉的

我反復渴望的世界
其實就是這樣——
坐下來，不發出一絲聲響

■ 蕭 曦

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和華南理工大學
，居美國新澤西。任麒麟詩刊主編。

野山花

我所喜愛的野山花
是漫山遍野的那種
虎生生的，佔山為王
與草莽共榮

如果我是個音樂家
我必須用一支龐大的交響樂隊
表現曠野色彩的視覺震撼
用一架鋼琴，刻劃眼光所落的一
株野花的楚楚動人
再加上一支長笛
描寫一縷風劃過秀麗山坡

野山花的美
在於她們的野，相容和自由
而我，其實是混在樂隊裡
愛為她們寫詩的人

■ 若 惜

本名石麗霞。文學公眾號文海詩軒傳
媒、麒麟詩刊編委，《中國草根聚力閱
讀》、《沃土》雜誌社編輯。

在一場冬雪中

從午夜開始
雖不曾是銀裝素裹的世界
卻也是延伸向白晝的雪
如梨花回眸一笑
再次邂逅紛飛的天意

我心中沒有唱響的歌
就這樣悄無聲息覆蓋了冬天以後
不得已的蕭瑟
而那些相伴天涯的印記
也將要隨風萬里

待到北國乃至整個河西的白雪
全部化成水滴
我就在心靈的曠野
再劈半畝春泥

■ 雲 淵

本名劉世淵，70年代生於新疆奎屯
市，《麒麟詩刊》主編。

杯中的春天

滿眼翠綠
恰似一枝春之戀
很想品嚐她的味道
彷彿品茗
那些甜蜜的回憶

在一杯春色裡沉醉
在一種幸福裡沉淪
將美好一一珍藏

●麒麟詩刊詩選

時間的織物

Weaves Of Time

桑格塔·古普塔作

Written by Sangeeta Gupta

楊子軍譯

Translated by June Yang

二十二

你
彷彿是我的化身（轉世）
我的鏡中影像
甚至當
我還未
離開

我想知道，
為何有這樣的事情發生（蒸騰）
我自言自語，說
偶爾
奇跡會出現
儘管不知如何

記住
隔著年代
在我們出生之間
在這突出的旋轉的地球上
我仍被困擾
就是說你不是他人
而是我的學生
我一遍又一遍，對自己說：
任何時候，奇跡和魔力
都將會發生

二十三

萬歲，我的寶寶已經長大
成人
現在不用摟抱
也不用搖籃曲
讓他熟睡

不過他仍然是
神賜的最珍貴的禮物——

最好的朋友——
我最棒的，最有創意的手工
我的傑作
生命線
是我
最強大的力量源泉
真正的靈感
我存在的理由

生命中的一些事物——
做你喜歡的——
只是不要改變
甚至當時光流逝
那個輕率的匆忙的盜賊

二十四

作為變換
今晚我不必
貼上“必做”標籤

沒有計劃，沒有安排
我決定瀏覽
報紙
聽音樂
也許什麼都不做
卻驚異地感到
一種憂傷
從內心緩緩上升
連同
深深的空虛
我茫然地搜索
突然停住
自問
一直以來——
總是做這
做那
似乎在思考
仍然機械盲目
或者倒斃
昏睡中撞擊床柱

活著的目的是什麼？——

這個問題在我匆忙的心中長久徘徊

那麼這就是目標和意義
生活的！——任何生活？

二十五

生命不斷搜尋——
整個夜晚——找我

它不斷搜尋我的夢
詢問我的去向

生命詢問
甚至從暗夜
無法阻止

生命為我守望
絕望地一夜又一夜
卻意識到
我迷失
糾纏在
升起的黎明
光線中

二十六

上升的晨霧
確實是大自然自己
不停歇的
交響曲的呈現

微風柔和的
音樂抵達我
和你相遇之後
我們都——
經過多年的分離重生——
仍然是永恆
時刻的
學生姐妹
靈魂糾結
超越肉體和信仰

愛情有自己的方言

只能以純粹的情感表達

詞語破壞
愛情的純粹
無一倖免

聽，寂靜本身
宣示愛情
勝於我
所有的詩行

二十七

吃薩莫薩（三角炸餃）嗎？
哦，不是單純
味覺的享受
更是一種儀式
紀念
記憶
和朝露一般
新鮮

我的夜晚曾經充滿
熱騰騰的炸餃
是你買來的
而我，總是看見
一只炸餃
從無意義變成
超自然——
抽象，如同愛情
一樣
轉瞬即逝。

你已不再這裡
現在我偶爾
買一只
微笑著，吃下
如同一種儀式
在往昔的歡愉中

二十八

坐在我昏暗的工作室——

傾聽最美好的
歌曲——
傾聽寂靜——
窗外的樹木
輕舞
和著微風
彷彿它們剛在雨中
淋浴
昨夜
趁我睡著的時候

熟睡中
我仍然可以聽見
低語……
你一直在發送給我的
在你所有的夢中

哦，可是
我寧願遠離
所有夜晚的夢
難道我不是整日都在
做夢！

我嗎？我是永遠的
白日夢者。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嚴重時刻 *Ernstes Stunde*

萊納·里爾克 作
岩子 譯

誰此刻在哭，在地球的
某個角落，無緣無故，
正在哭我。

誰此刻在笑，在黑夜的
某個角落，無緣無故，
正在笑我。

誰此刻在走，在地球的
某個角落，無緣無故，
正走向我。

誰此刻在死，在地球的
某個角落，無緣無故：
正看著我。

譯者說詩：

非常時期，重溫《嚴重時刻》，心情也分外沉重。為逝者而飄淚，為荒誕而苦笑，為災難而憂心如焚。疼痛，焦慮，無奈和悲憤，自四面八方蜂擁而上。此刻，它，似乎是一個再合適不過，宣洩欲言不能的情感閘門了。

言歸正傳，在這首貌不驚人的象徵主義小詩質樸無華的外表之下究竟蘊藏著怎樣的深意呢？

先從整首詩來看：總共 4 節，每節 3 行，每行字數依次為 9、8、4，（譯文基本上保留了原詩的風貌或曰格式），其結構簡單得近乎於呆板。再來看語言組織：重複的句式，樸素的大白話，除卻幾個動詞，幾乎沒有任何變化。然而，正是在這不變之變中，“哭、笑、走、死”等四個字眼卻由此顯得更加奪人耳目。加之這些個“動作或行為”又無一不對詩中的“我”構成某種“進犯”：“正在哭我”，“正在笑我”，“正走向我”，“正看著我”，無形之中，作為讀者的你也不可避免地身臨其境

了。

此刻，也許有人一眼便看了出來，這不是在寫人的一生嗎？我們哭著來到這個世界，接下來是笑著的無憂無慮的童年，然後是成長，成年，成熟，成家立業，最後，走向生命的盡頭？沒錯。不無道理。但描寫人生的詩多了去了，為何這一首讀來有一股寒氣逼人？哦，還有那個標題？為何是“嚴重時刻”？

“此時此刻”莫非發生了什麼？

查閱資料，了解到此乃里爾克的一首早期作品，選自《圖像集》，創作於1900年秋。而就在同一年的8月，（彼時彼刻據說是里爾克最為窮困潦倒的一段人生），詩人心中挖去眼睛依然能看得見，堵住耳朵依然能聽得見，斬去雙臂依然能擁抱的女神莎樂美不容分說，“殘酷無情”地與他一刀兩段，因為“無法繼續忍受里爾克每每近乎歇斯底里的瘋狂激情”。倘若如此，詩中的“誰”和“我”，可不可以理解為一名指向自我——被繆斯拋棄而負氣離開的失戀青年，以及他難以排遣，痛苦莫名的悲憤：挫敗，沮喪，羞恥，乃至生不如死的絕望呢？

二十四年後，與人談及《嚴重時刻》這首詩的寫作動機時，詩人雖然表示不真切了，但不認為與“某人”有關。他推測自己當初所要表現的似乎是一種先知先覺性的“遠眺”：詩中的“我”，猶若置身於一個透明的大千世界，見之他人無所見，知之他人無所知，故爾，其感受也超乎尋常的強烈和敏銳。先知先覺者，往往是痛苦的，尤當他明明看見看不見的“宿命”，正“無緣無故”節節逼近，但卻一籌莫展束手待斃，緣何不教人愁心一字捻作灰，是何滋味？是何滋味啊！

奧第（Endre Ady, 1877-1919）生於匈牙利和特蘭西瓦尼亞交界之間的艾爾明曾特（Erminszent），出身於一個破落貴族新教徒家庭。他是位最受爭議的匈牙利現代派詩學的領袖，他曾在德布力生（Derbreccen）大學學習法律和新聞學。

但是1899年間在特蘭西瓦尼亞 Transylvania 認識了一個繆斯（Muse）——漂亮的卜滋華文化富有階層的女子——莉達（Lida），幫助他前往巴黎（1904, 1906-07）小住，接觸到了前衛的文化思想，受到波多雷與魏倫的象徵主義影響。奧第感到東歐的目光短淺、唯利是圖，因而對匈牙利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奧第在1903年出版的詩集《再來一次》（Megeggszer）開7始流露出禪味。他的《新詩集》（Uj Versek, 1906）的藝術價值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他對一些法國和歐洲人的頹廢生活感到失望，同時也對自己的國家被半封建制度鎖死而進行了凌辱性的嘲笑。然而他的詩集卻

因此成了一場政治鬥爭的武器：革命份子視之為寶物，無論在形式、語言、內容皆是革新的；保守派則視之為洪水猛獸，其批評已達當時的最高水平。

奧第在詩作裡談到他的內心世界：

我的心靈是一棵匈牙利出生的樹
樹葉枯了落到地上
同樣，我也要落下
消沉到一堆枯萎的樹葉上

然而，他理解匈牙利政治和文化的弊病及戰爭的破壞。在他的後期作品內有10卷詩集、短篇小說及無數的小文章，1975年奧第和莉達分手，隨之和一個來自貴族的女子 Csinska 結婚，並有詩作讚揚她的純淨和美麗。

奧第的愛情詩在獨創性和神秘主義（Mysticism）色彩的筆調上很引人入勝，深受德國哲學家尼采的影響，而採用很多基督教聖經內的隱喻和象徵來表現痛苦和憤怒。

奧第看到匈牙利的前途甚為絕望，世界上充滿殘暴（Inhumanity），但仍然寫下：我拒絕死亡！

奧第的全集《Osszes Versei》已於1930年出版，但尚未有中譯本。他的韻律學（Prosody）超越了傳統的抑揚格，打開了新詩的用字和音樂韻律的可能性，但對現代詩的影響卻不了了之。

奧第去世已將近一百年了，匈牙利經過了帝國主義的支配、半封建主義的統治、納粹的侵略、社會主義的政體、俄式馬列主義的制裁、戰爭的殘暴和民主自由的狂熱，她的文化、社會經濟是歐洲最差的，政治形勢差不多依然一樣。奧氏對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的愛只是詩主題之一，永遠沒有改變。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本刊長期顧問、詩人秀陶先生逝世，編者謹代表全體同仁在此向詩人家屬致哀！並向詩人一生為詩所貢獻的努力和成就致敬！就個人而言，從其散文詩創作和翻譯中都深受啟發，至於他對“詩歌”的觀點，更道盡編者多年來的堅持：

· 這個詞指意不明。到底是詩還是歌呢？複合名詞，比如說“車馬”，是指交通工具，水、土放在一起便指的是自然環境，“槍炮”在一起就泛指武力。那末詩歌在一起指的啥呢？

· 用這個詞的人，從來不見他們單獨談談歌，文章中，在他們用詩歌一詞的地方，如果把歌字拔掉，又絕不妨害文意。

· 但凡有點外文知識的人，都知道無論英、法、德、西等文字中，相對於中文的“詩”一詞他們有，相對於“歌”一詞也都有，唯詩歌連在一起的，沒有。

· 歌的文字部份，亦即歌詞，多屬嚴格的韻文體，取其字數一定，韻腳整齊。

· 文字入歌不易，入了歌又如何呢？其實文字入歌就如同一個女子嫁給人作妾侍一樣，從此淪為次要，再無獨立人格。

以上皆摘自秀陶多年前以佑子為名發表的〈詩歌係個嘛夠野〉一文。其實，不管韻文詩或散文詩，個中的音樂成份多或少、有或無，“詩”一詞已完整圓滿，除非有人想創一種非詩非歌的新文本，否則無須多此一尾尾巴，不但指意不明，且再無獨立“人”格。正如秀陶文中所問“那個自尊的詩人願意自己的作品成為次要？”

本期稿擠，許多來稿將留待下期八月號再安排發表。

感謝詩人雷默代組“異格：南京7人”詩輯，我們歡迎世界各地詩友代組有當地特色的詩輯，請先來電郵與編輯部聯絡。

感謝書法家林德茂為本期封面題字，感謝詩人林德功設計本期封面。

本刊網站 newworldpoetry.com 備有每期詩刊的電子版，歡迎詩友們前往瀏覽、免費下載。

詩訊

詩人秀陶於4月1日在洛杉磯阿罕布拉市醫院去世，享年86歲。家屬決定在疫情期間不辦喪禮，火化後海葬。

BBC推出單集58分鐘的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加拿大溫哥華洛夫文學館“洛夫詩歌節”以Zoom在線直播於五月舉辦一連串活動：5月23日晚上7時“洛夫詩歌朗誦會”，5月30日晚上7時“洛夫詩歌學術理論研究會”。

PSI留學生服務公司(www.psiservice.com)和《新語絲》舉辦第十五屆“PSI·新語絲”網絡文學獎評選，不限體裁、內容和篇幅的作品皆可參加評選。10月31日截稿。獲獎名單將在《新語絲》明年二月號公佈。中國大陸的來稿請寄 xinyusi@yahoo.com，其他地區的來稿請寄 editors@xys.org。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人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de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馬	已出版	\$10.5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三十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